

淀 花 荷

著 等 翠 孫

3-74

東北書店 印行

淀 花 荷

著 等 犁 孫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月九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目 錄

荷花淀	孫	翠(一)
密洞陣地戰	華	山(九)
真假李叔頭	劉	石(二〇)
十八匹戰馬	王	林(三〇)
「頭頂露青天啦！」	華	山(四六)
「人圈」	厂	民(五二)

荷花淀

——白洋淀記事之一

月亮升起來，院子裏涼爽得很，乾淨得很，白天被好的葦片子潮潤潤的，正好編席。女人坐在小院當中，手指上纏繞着一條修長的葦眉子，葦眉子又薄又細，在她懷裏跳躍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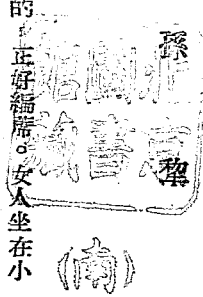
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葦子？不知道。只曉得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，全淀的蘆葦收割，攆起垛來，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，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。女人們，在場裡院裡編着席。編成了多少席？六月裡，淀水漲滿，有無數的船隻，運輸銀白雪亮的葦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莊，又全有了花紋又密，又精緻的葦子用了。大家爭着買：

『好席子，白洋淀席！』

這女人編着席。不久，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編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，她有時望望淀裡，淀裡也像是一片銀白世界。水面籠起一層綠簾透明的霧，風吹過來，帶着新鮮的荷花荷葉香。

但是大門還未關，丈夫還沒回來。

很晚，丈夫才回來了。這年青人不過廿歲，頭戴一頂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，黑單褲，過了膝蓋，光着腳，他叫水生，小葦莊的游擊組長，黨的負責人。今天領着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。



女人拾頭幾聲問：

『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晚？』站起來要去端飯。水生坐在台階上說：

『吃過飯了，你不要去拿。』

女人又坐在席子上，她望着丈夫的臉，她看出他的臉有些紅漲，說話也有些氣喘。她問。

『他們幾個哩？』

水生說：

『還在區上，爹哩？』

女人說：

『睡了。』

『小華哩？』

『和他爹爺去收了半天蝦，早睡了。他倆爹，爲什麼還不回來？』

水生笑了一下。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。

『怎麼了，你？』

水生小聲說：

『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。』

女人的手指顫動一下，想是壓着眉子壓着了手。把一個手指放在嘴裡吮了一下。水生說：

『今天，我要不來，我……』水生說：『你別在人面前說，（水生說：『你別在人面前說，（水生說：』）』）』

成了一條線，從這面爭形勢轉變了，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，『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。』

女人低着頭說：「你還是低頭罷！」

水生說：「我是這裏的游水組長，是幹事，自然要站在頭裏，他們幾個也報了名。他們不敢回來，怕家裡的人拖尾巴，公進我表，回來和家裡人們說一說。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。」

女人沒有說話。過了一會，她才說：

「你走我不留你，家裡怎麼辦？」

水生指着父親的小房，叫姊小靜一些。說：

「家裡自然有別人照顧，可是咱們的屋子小，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。莊上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別人。家裡的事，你得多管些，爹老了，小華還不懂事。」

女人鼻子裡有些淚，但她並沒有哭。只說：

「你明白家裡難處就好了。」

水生想安慰她，因為要考慮準備的事情還太多，他只說了兩句：

「千斤的擔子你先擔吧！打走了鬼子，我回來謝你。」

說罷，他就到別人家裡去了，他說回來再和父親談談。

雞叫的時候，水生才回來。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裡等他，說：

「你有什么話聰明我吧！」

「沒有什麼話了，我走了。你要不斷進步，識字，生產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什麼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後面！」

『嗯，還有什麼？』

『不要讓敵人漢奸捉活的，捉住了要和他拚命。』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，女人流着眼淚答應了他。第二天，女人給他打點好一個小小包裹，裡面包了一身新單衣，一條新手巾，一雙新鞋子。那幾家也是這些東西，交水生帶去，一家人送他出了門。父親一手拉着小華對他說：

『水生，你幹的是光榮事情，我不攔你，你放心走吧，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，什麼也不要惦記。』全莊男女老少也送出他來，水生對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。

女人們倒底有些藕斷絲連。過了兩天，四個青年婦女集在水生家裡來，大家商量：

『聽說他們還在這裡沒走。我不拖尾巴，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。』

『我有句要緊話得和他說說。』

水生的女人說：

『聽他說鬼子要在同口按據點……』

『那裡就離得那麼巧，我們快去快回來。』

『我本來不想去，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，有什麼看頭啊！』

於是幾個女人偷偷坐在一隻小船上，划到對面馬莊去了。

到了馬莊，他們不敢到街上去找，來到村頭一個親戚家裡，親戚說：『你們來的不巧，昨天晚上他們還在這裡，半夜裡走了，誰也不知道開到那裡去。你們不用惦記他們，聽說水生一來就當了副排長，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的。』

幾個女人羞紅着脸告辭出去，搖開靠在岸邊上的小船，現在已經快到晌午了，萬里無雲，可是

因爲在水上，還有些涼風，這風從南面吹過來，從稻秧上，葦尖上吹過來。水面沒有一隻船，水像無邊的跳蕩的水銀。

幾個女人有些失望，也有些傷心，各人在心裡罵着自己的狠心賊。可是年青人，永遠朝着愉快的事務想，女人們，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痛快，不久，她們就又說笑起來了。

『你看說走就走了。』

『可慌哩（高興的意思），比什麼也慌，比過新年，娶新——也沒見他這麼慌過。』

『拴馬樁也不頂事了。』

『不行了，脫了韁了！』

『一到軍隊裡，他一準得忘了家裡的人。』

『那是真的，我們家裡住過一些年青的隊伍，一天到晚仰着脖子，出來唱，進去唱，我們一輩子也沒有那樣樂過。等他們閒下來沒有事了，我就傻想：該低下頭了吧，你猜人家幹什麼？用白粉子在

我家映壁上畫上許多圓圈，一個個蹲在院子裡，托着槍瞄那個，又唱起來了。』

她們輕輕的划着船，船兩邊水嘩嘩嘩。順手從水裡撈上一顆菱角來。菱角還很嫩很小，乳白色。順手又丟到水裏去。那顆菱角就安安穩穩浮在水面上生長去了。

『現在你們知道他們到了那裡？』

『管他哩，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！』

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。

『哎呀！那邊過來一隻船。』

『哎呀！日本，你看那衣裳！』

『快搖！』

小船拼命往前搖，他們心裡也許有些後悔，不該這樣冒冒失失走來，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。但是立刻就想了，什麼也別想了，快搖，大船緊緊追過來。

大船追的很緊。

幸虧是這些青年婦女，白洋淀長大的，她們搖的小船飛快，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，一條打跳的梭魚。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。駛起來就像織布穿梭，縫衣透針一般快。

假如敵人追上了，就跳下水裡去死吧！

後面來的飛快。那明明白白是鬼子！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跳心，搖櫓的手並沒有慌，水在兩旁大聲的嘩嘩，嘩嘩，嘩嘩嘩！

『往荷花淀裏搖！那裏水淺大船過不去。』

她們奔着那不知道有幾敵大小的荷花淀去，那一望無邊擠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，映着陽光舒展開，好像銅鑼鐵壁一樣。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來，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！

她們向荷花淀裡搖，最後努力的一搖，小船竄進了荷花淀。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，尖聲驚叫，掠着水面飛走了。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！

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。她們想，陷在敵人的埋伏裏了，一準要死了，一齊翻身跳下水裏。漸漸聽清楚槍聲只是向着外面，她們才又抓着船幫露出頭來。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，那寬厚肥大的荷葉下面，有一個人的臉，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，荷花變成人了？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？又往左右看

去，不久各個人就找到了各個人丈夫的險，啊，原來是他們！

但是那些隱蔽在大樹葉下面的戰士們，正在聚精會神瞄着敵人射擊，半眼也沒看她們。

槍聲緊緊的清脆，三五排槍過後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，衝出了荷花淀。

手榴彈把敵人那隻大船擊沉，一切都沉下去了，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。戰士們就在那裏，大聲歡笑着，打撈戰利品，他們又開始了沉在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。

他們爭着撈出敵人的槍枝，子彈帶，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溼了的麵粉和小米，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，是一包用精緻紙盒捲着的餅乾。

婦女們帶着濕身水，又坐到她們的小船上去了。

水生追回那個紙盒子，一隻手高高舉起，一隻手用力拍打着水，好使自己不沉下去，對着荷花淀吆喝：

『出來吧，你們！』

好像帶着很大的氣。

她們只好搖着船出來。忽然從她們船底下冒出一個人來，只有水生的女人認的那是區小隊的家長。這個人抹一把臉上的水問她們：『你們幹什麼來呀？』

水生的女人說：『又給你們送一些衣裳來！』

小隊長回頭對水生說：『都是你村的？』

『不是她們是誰，一羣落後份子。』說完把紙盒順手丟在女人們船上，一溜，又沉到水底下去了，到很遠的地方才鑽出來。

小隊長開了個玩笑，他說：

『你們也沒有白來，不是你們，我們伏擊不會這麼徹底。可是任務已經完成，該回去晒晒衣裳了，況且還緊的很。』

戰士們已經把打撈出的戰利品，全裝在他們的小船上，準備轉移，一人摘了一大片荷葉頂在頭上，抵擋正午的太陽。幾個青年婦女把掉在水裏又打撈出來的小包裹，丟給了他們，戰士們的三隻小船，奔着東南方向，箭一樣飛去了。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煙波裏。

幾個青年婦女划着她們的小船趕緊回家，一個個像落水雞似的，一路走着，因過於刺激和興奮，她們又說笑起來，坐在船頭臉卻後的一個擰着嘴說：

『你看他們那個橫樣子，見了我們愛搭理不搭理的！』

『啊，好像我們給他們丟了什麼糕人們的。』

她們自己也笑了，今天的事情不算光榮，可是：

『我們沒槍，有槍就不往荷花淀裏跑，在大淀裏就和鬼子幹起來！』

『我今天也算看見打仗了。打仗有什麼稀奇，只要你不着慌，誰還不會爬在那裏放槍呀！』

『打沉了，我也會浮水撈東西，我管保比他們水式好，再深點我也不怕！』

『水生嫂，回去我們也成立隊伍，不然以後還能出門嗎？』

『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，過二年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。誰比誰落後多少呢？』

這一年秋季，她們學會了射擊。冬天，打水夾魚的時候，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小船上，來回警戒。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，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，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裏。

審洞陣地戰

華 山

武鄉是太行區豐饒的產糧區，鬼子常常出來搶糧拉牲口，真是『三天一小掃蕩，半月一大掃蕩』，鬧的老百姓沒法安生。一九四二年秋天，鬼子又調來三四千兵力，一騰騰兒在武鄉『駐剿』了半個多月，大小村莊全安上『釘子』，這裏一百那裏八十的，鬼子兵沒日沒夜的團團轉着，這隊剛走那隊又來了，活像走馬燈一樣。

附近的老百姓都擔心着說：『這遭武鄉家可活不成啦！』因為他們知道：半年前鬼子在武鄉的年關『掃蕩』，一傢伙就殺死一千多人，搶走糧食兩千多石，而出動的鬼子還沒有這次多呢！但是事情却完全兩樣。有很多村子，雖然給鬼子住上半個多月，可是連一粒米也沒有丟掉，人更用不着說了。事後武鄉家都很得意的說：『挑殘（摧殘）越兇，咱仇氣越大，辦法也越多！』而『審洞陣地戰』這個新的羣衆創造，正是武鄉人民戰勝敵人『駐紮清剿』的鬭爭辦法。

一、野窩不頂事

前些年，鬼子『掃蕩』時，老百姓就逃到『野窩』裏去躲。武鄉這地方，到處都是些黃土層的斷絕地。乾鏟上看時倒也還開闊平坦，可是河溝底却東彎西折，到處都是『迷溝子』。從前老百姓躲避官府和強盜的『野窩』，大半是挖在『迷溝子』裏。

武鄉曾經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情：搶糧的敵人在吃糧上，發現河溝底下有一隻牛。兩個鬼子跑下去找了半天，沒找着。回到吃糧上一看，牛還在老地方，鬼子二次下去拉牛，沒有找到。再回到山上，那隻牛還是一動沒動。於是六個鬼子分成三路，分頭下去尋找，由山上的鬼子吆呼着方向，這邊的東找西找，一直鬧到太陽落山，還是沒辦法走到牛跟前，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。

類似這河溝的怪地形是很多的，所以老百姓一向認為『野窩』保險：鬼子找不到。只消把一家子老幼藏到『迷溝子』去受罪三兩天，躲過鬼子的眼睛就沒事了。

村子裏找不到人，敵人全變成些亮眼的瞎子。沒有老百姓引路，別說藏糧的暗窖地窖沒法找，就是出門走步路，也常常岔到『迷溝子』裏，半天轉不出來，於是，從一九四〇年起，『掃蕩』的敵人到處玩起血壓把戲，想把老百姓騙回村子，把大隊兵力分成很多小股，專門到山溝裏搜索民衆，碰到十個二十個，碰到三五十就殺三五十，溝壑裏抱着的小娃兒也不放過。來不及離開村子的，反而平安無事，鬼子還故意拍着他們的肩膀說：『村裏的都是良民，良心大大的好，山溝裏都是『共匪』，良心大大的壞！壞人攔拉攔拉的，好人皇軍保護的！』

自然，搜山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。民兵的冷槍保不住會從那裏打來，鬼子躺倒了還不知是怎樣死的。所以暗藏在各村的特務漢奸，到處慫恿老百姓，不讓民兵打槍：『可不敢打。旁人日本家就是八路死對頭，一打槍倒把日本引過來啦！』而敵人呢，也裝着只打八路的樣子，那裏有民兵打槍，就拚命往那裏搜索，那怕三兩百人在一條溝裏搜上三兩天。

『野窩』的確不好找，但是他有一個大毛病：斷崖絕路跑不了。殘暴的敵人，就把成村的民衆堵在裏面，活活用火燒死。又到處揚言：『這是因為民兵打槍的緣故。』

這時候，很多老百姓也開裏糊塗，跟着特務漢奸們大罵民兵：『都是你們這些引火柴，把鬼子引到頭上來啦！』『怎麼着不讓丈夫打游擊，父親把兒子的步槍送到野地裏。弄得年輕小夥子們，一個個面黃肌瘦，鬍鬚不刮了，他們說：『打個鳥，咱賣命保家鄉。連爺娘婆姨都反對，還有啥幹頭！』』

沒有民兵積極活動，特務漢奸就威風起來，公然糾合『二土匪』偷東西，給『掃蕩』的敵人引路。百幾十年來沒有給州官和盜匪發現的『野窩』和糧食窖，現在却給鬼子挖開了，甚至光緒年間打下的『野窩』一套窖，也給掏得精光。老百姓愁着眉眼說：『『野窩』不頂事啦！離開家門，不殺打死也得餓死，橫着一個死，還是死在家裏好！』

鬼子的陰謀成功了，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，糧食堆在家中。於是，一九四二年二月間，武鄉遭到空前前的血洗——鬼子在那裏殺害了一千多個被欺騙的民衆！

二、不打活不成

但是即使在最痛心的二月『掃蕩』中，也不是每個村子都上了鬼子的當。×××村的老百姓沒有聽信特務漢奸們的謠言，他們跟着民兵指揮部躲到山溝裏。鬼子往溝裏搜索了三次，每一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槍。『待要不理吧，子彈老在後腦門上響着，待要回過頭去追吧，民兵却掀開兩腿溜掉了。你追得慢，他慢慢跑，你追得緊，他跑得更快。你待要丟下不追，民兵却索性坐下不動了。搞的鬼子們眼瞎冒出血來，一發勁撲上山頭去。』

比饕餮吃糧，民兵才不怕呢！他們故意把敵人引到自己這邊來，離開老百姓遠遠的，這事情告訴武鄉民衆一個真理：『敵人總是敵人，不打活不成！』

但是，怎樣打法呢？

民兵丟不下家庭，是沒法安心打仗的。但如果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，生命財產還能有什麼保障？沒有民兵打游擊，老百姓更加不會把糧食藏到野地去了。而糧食正是老百姓的命根，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裏，誰又能放心躲到山溝裏去？……於是，中心問題給我出來了，當地的共產黨在總結這次經驗教訓的時候說道：『轉移羣衆，武裝民兵，埋藏糧食資財，是展開腹地羣衆游擊戰爭的三個基本環節，而轉移羣衆則是中心的一環。』

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鄉所出現的『保險窖』，正是當地的黨和羣衆所共同創造的安全轉移羣衆的地方。

三、保 險 窖

新挖的窖洞，是按照下面三個條件設計的：第一，『找不到』（像秘密野窖那樣不易找），第二，『進不去』（萬一給發現以後，也可以和敵人鬭爭，守住窖口）；第三，『悶不死』（有氣孔，有兩個以上的出口，不怕敵人堵死窖口）。老百姓把他們叫作『保險窖』或者『四眼窖』。

我曾經參觀過一個『保險窖』。洞口就在路邊。以前在那裏來回走了幾趟，什麼也沒有看到。直到我爬上一道不很高的土坎，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個小黑洞，洞口是那樣小，只能和蛇一樣往裏爬行。

幾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，我一直不能把腿縮爲尊過來，略略一抬頭馬上就碰着土壁。裏面黑的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感到已經爬過兩個深坑。引路的老百姓說：第一個坑可以堆滿荆棘，把路堵住。第二個坑可以用石板裝成階梯，雜個條到石板上，立刻會跌到坑裏，同時另外一塊石板，也從上面朝他腦袋打下來。再往裏走，洞壁兩側開着兩孔小窗，負責保衛各洞的人，就拿着火柱，菜刀，斧頭等埋伏在那裏，等敵人的頭剛爬到眼前的時候，突然把他打死。老百姓把這三道障礙，叫做『三關』。

過了『三關』還有『三彎』。我又像蛇一樣爬着。有時腦袋簡直往下垂着，不一會又感到腦袋往上直伸。這樣來回折了三趟，身子突然自由起來，也開始看見亮光。我到了另一個天地。一條狹窄的通道，比頭還高出些許。通道兩側，排列着整整齊齊的窑洞，有糧食窖，有廁所窖，自然也有人住的大窖。光線從通到外面斷崖上的氣孔，射到人住的窑洞裏。

過道的盡頭，有一道像第一樣的長土階，可以通到另一層同樣的窑洞。原來這叫做『樓上樓』，『天外天』。一層又一層的，他們簡直是把整個村子，搬到地下去了，三幾百個人也可以完全容得下。

我從另一端爬『三彎』，再爬過『三關』，整整爬了二十分鐘，才從新看到刺眼的陽光。不想自己卻已經到了另一條山溝。如果想繞到剛才的進口，最少還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溝和山路。當然，並不是每個『保險路』都是這樣打法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武鄉的民衆，從老頭子到小娃娃，以至小腳的老太婆和青年媳婦，他們雖然不能像民兵一樣翻吃屎打游擊，現在却找到一個和敵人鬭爭的堡壘了。

四、審洞障地戰

但是，審洞究竟是死的東西。如果洞裏的人沒有決心鬥爭，「保險」還是一樣不保險。而一九四二年的秋季「掃蕩」，恰恰考驗了洞裏不同心理的人。××村給鬼子佔領了。三天中民兵到那裏襲擊了三次。鬼子分明看見幾個拿着武器跑着去避到村邊，但是剛剛追趕到一地凹地附近，却連一個影子也不見了。

那是一地很寬大的凹地，不知什麼年代，給大水沖斷了一道很深的裂縫，走下去一看，底下黑洞洞的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洞口處有一塊草叢。敵人不敢進去，就在凹地邊上了一個哨兵。

哨兵在那裏守了三天，什麼也沒有看見。第四天，洞裏忽然鑽出一顆女人的腦袋，伏到壘上去喝「獎水」。

於是來了些鬼子兵，嗚嗚嗚嗚的人趕快出來。裏面沒有回聲，鬼子朝洞裏打了兩槍，還是沒有回聲。

兩個鬼子往洞裏走進去，不久其中一個鬼子被女，把他們嚇走了，然後把他們要綁起倒拖到壘邊去了。

鬼子知道我們有武器，但是不敢進去。他們用一條繩子把草叢在洞口綁着，等着。等到八路軍把敵人打死，把草叢上三個敵人，只有一個沒有給打死。因為他正坐在草叢的旁邊。從他的口中，我們才得知他的名字叫「××」。

民兵曾經到洞裏去過三次，要把他們搬移到另一個密洞去。因為那裏太靠近敵人。但是他們不出來，他們說：「咱跑不動，鬼子找不到這裏的。」民兵沒辦法，只好叫他們好好躲着，不要暴露目標。然而有一個婦女，却隨便爬出來喝水了，雖然旁人死命反對着她。

鬼子往洞裏裏的時候，他們好些就拿着菜刀，火柱，和錐子剪刀之類的傢具，而鬼子却連身子也不能直起來。但是誰也沒有動手把鬼子打死，反而看着那婦女給拉走了。

在洞裏他們聽到外面哭叫，聽到那兩個哥們的鄉親給擄到屋底。她們感到死的恐怖，而敵人真的又用煙火殺害她們了。有些人卻嚷着把洞口用棉被塞住。這是一個好辦法。但是誰也捨不得拿出自己的被子，鬼子自己把被子殺爛了，她們苟安，自私，不守公共的紀律，不敢和敵人鬭爭，甚至於還不得自己帶一些槍子，給她們的敵人，帶了十四個。

村裏的民兵完全嚇壞了。在裏面連洞打在一道堡壘的後面。民兵用繩子把村民吊下去，然後才一個個跳進那洞裏。在壁上看不到洞口，被圍的敵人是繩子吊下兩層偽軍，看着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。

偽軍很高興，他們發現那裏有一個秘密密洞。但是一隻手榴彈却突然從洞裏扔出來。當鬼子把繩子拉上去時，兩個偽軍早給炸的稀爛。

於是鬼子決定用火攻。一把把着了火的穀草，落到洞口前。

洞裏的人早想到這一着，他們準備了很多沙土，男女老少擔着用沙土搬到火上去。他們把密洞當做障地，這樣和敵人隔開到裏面。

這時乾草已經把洞口的夾壁堆滿。任你多大的火也熏不到裏面去了。第二天，鬼子們又到那裏

去，一心要把洞裏的老百姓弄死。可是民兵們却在黎明以前，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繩子吊出來，轉移到另一個『陣地』去了。

類似的事情多着呢。二百多個敵人，在××村的『保險區』裏前圍了一整天，打算用鋤頭和鐵鍬把洞口挖開來。正挖得起勁呢，不提防幾聲大砲，抖擻到他們中間，打的幾十個鬼子滿身血斑斑，眼睛鼻子全給血污糊成一片。——原來這並不是什麼『大砲』，村裏民兵用榆樹幹做成的『榆木砲』，早在三里路以外的乾糧上安好了。土制的火藥把幾十斤鐵砂和石頭，打的鬼子連哭帶叫的，鋤頭都來不及拿就跑掉了。好些地方挖窟窿的敵人碰了埋在洞口的地雷。或者用乾草堆填窟窿時，反而叫草堆裏的手榴彈炸死自己。尤其感佩人的是，一九四三年五月反『清鄉』中，柳溝的老百姓在窟窿裏和敵人抗拒了半個月，一直到洞裏的糧食和水都吃完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八路軍的一個連和那村的民兵，果然在一個晚上打進村子，把洞裏的老百姓救出來，一個個全給抬到五里地以外的地方。——進攻『清鄉區』的敵人，不但碰到婦女、兒童和婆婆老婆們的頑強抵抗，而且還常常遭到民兵們的意外打擊。

『窖洞黑麻麻、心可亮咧』

××村有兩個『保險區』，兩個是住人的，另一個是牲口窖，那一天敵人出動，深入根據地四十多里，想以達到機關槍響，他們還留在村裏。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面推炒麵一面說：『不怕，指說誰？』敵人和民兵組織的反『清鄉』指揮機關，不開話，啥事情也沒有。』

那時候，天，連幾天，好些莊稼沒有收割，塢裏堆滿着糧食。這些是不能讓鬼子糟蹋的。好幾個鄰近的村水，組織一個聯防指揮部，保衛羣衆突擊搶收。情報員在山上佈成一個四通八達的情報網，老百姓的「無線電」——前面山頭一呼，這裏的消息馬上又傳到後面的山頭去了。情報從這個吃糧的村莊，敵人舉一動，十里地開外的村莊都知道一清二楚。只要敵人沒朝着自己內村子前進，九着收割、打場、打糧食窖、推炒麵，白天是這樣，晚上也是這樣。

一個十四歲的，整天拿着一隻『牛角號』跟着指揮部來回跑着。第一聲號響，老幼婦女們開始撤退了。牲口趕裏，添好草料，偽裝起來，民兵戰團班拉上山頭，中年人依然和民兵一起，在搶收糧食，莊稼的羣衆，準備乾糧和開水。

『什麼？』真有一個『洞長』和一個情報員。所有的人都聽他們的話，情報員從外面民兵那裏，不斷得到關於作戰和藏糧的消息，甚至敵人佔領了村子，民兵轉移到村外，每天還可從氣孔傳進來幾次消息。從情報員口中，他們知道全村的糧食，都埋到村外三里遠的僻野山溝裏了，知道民兵打死了三個敵人和一匹洋馬，知道偽軍三天來也沒吃過一頓飽飯，知道×××村敵人找到三升穀子以後，也沒有鍋把他煮來吃……。總之，所有的村民都安心。一個老太太，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紡車，只要牛角號還沒有吹響第三聲，他的紡車總在窖裏囑囑的叫着，好幾天她沒有嘆過一口氣，她說：『從前鑽野窖，人像悶在鼓裏，心頭着實悶得慌。如今有民兵在，甚也不怕啦！別說窖洞黑麻麻，心可亮咧——鬼子到那裏咱都清楚，外面糧食也不要咱們操心。整日夜心頭穩穩當當的，該做啥照樣做啥。』

他的話一點不錯。敵人在村裏『清剿』了八天，沒有一天不搜山找暗窖，也沒有一天不追捕民

兵，臨到撤走的前一個晚上，一百多鬼子還把皮鞋脫下，和狗一樣地悄悄爬進山溝，總想找出那村的老百姓來，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。及至第二天往回撤時，乾糧上不知怎地却佈滿了民兵，把騎着洋馬的『太君』打落地上。而×××村呢，除了廁所裏的一隻破夜壺，給鬼子打得粉碎外，什麼也沒有損失。

六、『不死照樣過時光』

一九四二年秋季反『掃蕩』以後，武鄉再沒有人罵民兵做『引火柴』，也沒有人給鬼子引路到壩洞了。各村的反『維持』團的退糧退款，過去是各戶分用的，現在都給民兵買了步槍。好些人家把祖傳的鐘鼎和鐵香爐等古董，拿到兵工廠去給民兵換地雷。父親到野地裏挖出生鏽的步槍，還給自已當民兵的兒子，婆姨們在丈夫的掛包上，用繒線繡上『保家鄉』之類的花字……。

冬閒的日子，街頭再看不到有人在太陽地裏胡扯談。他們或者到山溝裏打新窖，或者把舊窖改得好好的。『閒時多流汗，戰時少流血。』每個村民都會說出類似的話來。各戶人家除了鍋碗、炕席，和紡車以外，再難找到旁的東西。桌子板凳只有小學校和村公所才用上幾張。但即使這些東西，在敵人出動時也搬光了。集市到了晚上，所有的店家都把門關閉着，因為門板是白天才重新安上的。老百姓把一切不急用的東西都埋到地下或者搬進『保險窖』。甚至每天吃用的糧食，經常也不過在家裏放着斗把七升。

我很難說現在武鄉到底有多少『保險窖』，但當一九四三年五月反『掃蕩』時深入根據地的敵人

沒有碰到一個老百姓的話，那就是全副武裝的民兵，他們對『皇軍』是『來時招待不周，去時好好歡送』，從洪水到蟠龍直通武鄉城的近百里的大河灘，兩旁的吃糧全站滿了民兵——他們是站着而不是伏着，給撤退的敵人導了一整天的『禮炮』，不識抬舉的敵人，連頭也不點一點，一口氣撒腿跑了八十里，沿途丟滿了洋馬，輜重，和帶到根據地來運糧的牲口。

但是，一般老百姓並不是整天鑽在暗窖裏。早上敵人剛撤走，晚上的村莊，就可以聽到紡織聲。敵人還佔據着蟠龍時，洪水集（相距二十里）每天總有一次集市，趕集的老百姓不下五六千人，從早上一直擁擠到黃昏，甚至離蟠龍三里的地方，依然有老百姓到那裏種莊稼……。正如××村那位老太婆所說的：『鬼子不叫咱活，咱偏要活；他挑殘越兇，咱仇氣越大，辦法越多。我老了又怕啥？——咳，一八十老漢去開荒，不死照樣過時光！』

真假李板頭

劉石

一、練兵

同志們待他像親兄弟，都叫他板頭。板頭年紀小，站起隊來在排尾。老鄉們見了說：「這是個娃娃麼！」

板頭個子低，背上三八槍，倒掛着，槍口頂到地，使起來可費勁。上級給他發了一支小馬槍，板頭很高興，他笑着，嘴裡露出兩顆小虎牙。（變唇牙）

冬季大練兵，操場上好熱鬧，跳的跳，跑的跑，真緊張。大家練刺殺，操場上的障礙物誰也通過去了！板頭個子低，腿子矮，連低欄也跳不過。板頭有決心：「快反攻啦！」再不學點本事，將來下山打鬼子還不是「扯球蛋。」他移了一條長板凳放在當院裡。跳過來，跳過去。跳得差不多了！蹣跚下面牆上磚頭塊再跳。磚頭一塊加一塊墊得更高了！他到操場上面一試達。高欄、低欄，戰壕再也擋不住他了。人們都說：「板頭年紀小，志氣高。」

在操場上做刺殺動作的時候，軍事學習小先生許厚德對大家說：「槍刺出去，注意後腿不要打彎。」祇要問題一提出，李板頭就把事情操在心了！早起尿晚睡覺，小小的馬槍老是不離手，走路的時候也要抓機會做幾動預備用槍，或是來幾下向前直刺。

熟練巧！功夫到，本事自然真。板頭的刺殺進步真是快，全連第一個「後腿不打彎」的就是板頭。

先做到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大家在操場做動作，刺起槍來誰的後腿也打響。大家好着急，八班副孫三說：「板頭後腿不打響，他有點門路，咱們叫板頭來教給一下。」大家就扭頭找板頭，板頭不在場，聽說在崗哨上。大家就嚷叫：「誰個換他去？」賈子令馬上答應了一聲：「下一班是我的崗，我去。」持着槍跑着步，到了崗哨上。板頭下了哨，走到操場上，大家圍着他，這個說：「板頭！我們刺起槍來，爲什麼後腿老打響，總是摸不到要領。」那個說：「板頭！你刺幾動給咱們看一看。」板頭不說話，又黑又紅的小方臉帶着笑容嘴裡露出兩顆小虎牙，手裡持着小馬槍。嘴脣一閉，立刻變得雄糾糾。刷的一聲，起了一個預備用槍的姿勢，連接做了幾下向前直刺。同志們的眼，瞪着他的兩隻腳，後腿蹬的直直的，真有勁。板頭刺完了！收住槍。仰着頭，笑眯眯的稍息站着。大家問他：「板頭！你給咱們說上個要領，你是怎麼個刺法？」這可是叫板頭作了鑒子了！你單他刺幾動槍不費事，要他講要領可就爲了難。板頭低下了頭，小紅黑的臉更紅了！逼得他慢吞吞的說了一句：「就是，多練麼！」

板頭的刺殺全運出了名，一有空，誰也願意找他對刺，他那支小馬槍對誰也對付得了！劉后子從生產組回來沒有練過兵，刺槍刺不得勁，板頭就細心的幫助他，后子自己也肯努力，跟着板頭學了不多幾天，就趕上別人了！

營長知道了板頭的槍刺得好，他的槍往前刺的時候，上身往上一提，左膝由彎挺直，右腿一上前，刺出去，左腿自然的不打響了！營長就把他這個要領向全營作了介紹。

直臂投彈不如曲臂強，曲臂投彈命中目標對敵殺傷大。去年練兵投彈用直臂，真是走了「彎彎路」，今年投彈一律要改爲曲臂投了！板頭用曲臂試了一下，才二十五米啊，胳膊還痛得不行。人家說

他：「年紀少，胳膊細，無力氣，一斤四兩的槍蛋怎麼能够打得遠。」板頭聽了不暗氣，心裏有底細。你看！誰個打得遠，他就站在旁邊看。看完了人家怎樣放槍，他就提着手榴彈到另一邊去了！板頭心裡想：「槍蛋打不遠，沒有臂力有關係。」他找到了一個二十五斤的石鎖。天還沒有亮，司號員們還沒有拔號音，板頭就下炕，提了石鎖，到了當院舉開了！石鎖碰着地面上凍硬了的地皮，發出雷也似的響聲。睡在被窩裡的人們被響醒過來，一個一個都起來了！他們走到當院，見了板頭，就搶着上前：「板頭！我來幾下。」板頭放開了石鎖，站在旁邊喘了一會氣，他覺得貼身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沾濕。他帶了手榴彈走出院子的大門，轉到操場上。星星在天空，閃爍着，操場上有一個黑影子來去的奔跑，不斷的可以聽到手榴彈落在地上的聲音。號音響起來了！東南角上的天空已經發亮，天上的星星漸漸地少去，操場上的人們可是越多了！大家看見板頭那麼小的軀體都這樣用心，誰個不稱讚。這也就影響了引起大家苦練的熱潮，以後，天還沒有亮，老鄉們的軀體還沒有叫，操場上就點起火堆來了！火光照着手榴彈來回的飛舞。板頭和他們一時也在火光下做着刺殺動作。總兵的情緒越練越高，在晚上，吹了息燈號了，板頭的被窩裡空空的，別的就上也是空空的，值星排長走到操場前面便督促板頭和大家回去睡覺去。有時，院子裡，操場上那裏也沒有有人。原來是板頭和大家到山上做戰術動作去了！「假設敵」啊！「捉哨兵」啊！「偵察」啊！一直鬧騰到半夜。

兵越練，戰士們的武藝更高了！板頭的發彈更是進步很快。有一天，板頭在操場上擲着手榴彈，徐副營長站在旁邊問他：「板頭！你能擲上四十米麼？」板頭見了生人不笑也不說話，他見了上級，同志們，熟人就笑笑後說話。他笑着，他說：「擲上。」副營長說「擲上了送你一支鉛筆。」板頭一舒胳膊，打了個四十四米。副營長親自到營部拿了一支紅漆的鉛筆插到他的口袋裡。同志們都說：「準

頭可以代表四連參加全國檢閱。」也有的替他操上了心，說是：「怕他年紀小，體力不夠，怕是成績不鞏固。」板頭聽了這些話，都不在乎，他祇有越發的加緊練習。

二、演 秧 歌

過年以前，政治處張幹事和劇社裡幾個同志到了四連，大家討論過年的時候戰士們演秧歌，「演什麼呢？」「演李板頭練兵吧！」大家同意了就動手寫劇本，劇本寫成了就要排。却是缺一個飾李板頭的角色。大家一看戰士劉巨寬個子低，歲數也與板頭差不多。就問他，劉巨寬！你裝李板頭吧！劉巨寬也願意。張幹事說：「訴他念臺詞，要他學李板頭的動作和模樣。他都很用心的去做，有時他獨自個兒呆在一邊念臺詞，念着念着便想起來了，」板頭過去和咱差不多，他在家裡放羊，我也在家裡放羊，十五歲上參加了游藝隊，我也參加了游藝隊。自從他到了四連四連當戰士，誰也把他當成小孩看。到如今人們都說他：『銀鍊出來了！娃娃變成好戰士了！』誰個也讚揚他。現在又要把他排成戲演，這可是光榮的事情。」劉巨寬心裡越想越羨慕，可是又有點不服氣似的。

六年初幾的那一天，四連的秧歌劇在全團晚會上演出了？第一個節目是「劉順清」，李板頭飾了劇中一個開荒的戰士。他一上台，下面的觀眾就有一種不同的情緒。四連的幾個同志向着三營的幾個同志說：「那是咱們連上的李板頭，下一個節目就是演的李板頭，就是他。你看吧？可是不賴。」當時三營的那幾位同志就說：「噯？這就是李板頭？那還是你們連上去年的生產模範啊？那還是個娃娃麼？倒是了不起。」演完了第一個節目，下一個節目「李板頭」開始上演了？李板頭在後台卸去了。

裝，站在背幕的後面，從幕縫裡瞧着前台。前台的戲正在一場一場的演下去。演到劉義剛向李板頭說話的地方：「板頭？咱們比賽吧！」劇中的板頭說：「比就比吧？我還比你誇？」站在背幕後面的李板頭一聽這話？可是有點順耳。心裡馬上怔了：「咱一滿就沒有說過這些話啊？」這時台下觀眾四連的同志也都紛紛的議論起來：「哼！這個地方就不對頭，不合乎事實。假板頭說的這句話帶驕傲，真板頭一滿不會說出這些話。」演完戲，回到連上，有的同志去質問劉巨寬：「人家真板頭就沒有說過那句話，你爲什麼說那句話，你那句可是帶點驕傲。」指導員知道了，就向大家解釋：「這次演劇，演劇的人不注意，隨便在台上加了一些話，原來劇本上就沒有這個，以參演戲可得要按照劇本上說話。」

自從演了這次劇以後，四連有一個假李板頭，又多出了一個假李板頭了？當人們每次喊劉巨寬爲「假板頭」的時候，劉巨寬的心裡就會被觸動：「可是不敢驕傲，一句話的事情，人們都聽出來了！……」「我還比你誇」這句話說錯咧？咱以後，得要注意。比賽不是爲的把別人比垮啊？……板頭是好，做下的事情好就當成戲演。這的確是好，我以後也得……」想到後來：「唔！我和他比賽吧！……」

三、比賽

從此後，假板頭心事掛在心裡頭，一心一意要趕上李板頭。真假板頭之間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可是人們都還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。假板頭一看李板頭提着手溜彈出去了，他就跟着去看。看板頭今天投多遠，他也就到另一地方去悄悄的練。非趕上他不行。板頭刺着槍，他也拿槍到一邊去刺。

可是真板頭並不注意到劉巨寬準備和他比賽。有一天假板頭向排長任鴻喜說：「排長！我要向九班李板頭比賽。」任排長去向李板頭說：「板頭！劉巨寬要和你比賽呢！」板頭聽了，以爲說着玩。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裡。以後劉巨寬看着板頭只顧苦練兵，對自己並沒有什麼表示，他也就把比賽壓在心裡，嘴頭上不說話。可是他悄悄的更加了油了！

三月三十一號，全連舉行第二次技術測驗，大家在投彈場上測驗手榴彈。劉巨寬投了四十四米，他站在一邊，胖胖的圓臉上瞪着兩隻眼，等着板頭今天投多遠，恰好板頭這次也是投了四十四米。劉巨寬再也忍耐不住了！他站在隊伍裡面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我總要和李板頭比一比。」指導員在旁邊聽見了！就對他說：「比吧！可以比麼！」

當天，晚飯以後，指導員喬鴻俊把真假板頭叫到連部。指導員坐在靠椅子的板凳上向真板頭說：「板頭！劉巨寬要和你比賽，你怎麼樣？」劉巨寬坐在旁邊，等不得指導員說完話就插着嘴：「咱是要比啦！」板頭和劉巨寬並排地坐在炕沿上，斜對着指導員光是笑着臉不說話，兩眼望着指導員。任何同志對他說話他都是很用心的聽着的。呆了一會，他慢慢地轉過臉來向劉巨寬說：「你要比！咱們就比上吧！」指導員就說：「你們要比，那就訂出個條件來。條件由你們自己按各人的程度去提。」當時劉巨寬先說了打手榴彈的條件：「投彈四十米以上，再增加就要比較慢。咱不敢多訂，今後一個星期增加一米遠。這個星期投了四十四，下星期投四十五。」指導員問板頭：「你呢？」板頭說：「咱也一個星期增加一米，和他一樣。」提到射擊和刺殺，指導員知道劉巨寬射擊技術比較板頭高，板頭的刺殺要比巨寬強。就向他們說：「射擊、刺殺各有高低，不能一般要求，你們各人說各人的吧！」劉巨寬說：「三槍三中，十五環。」板頭說了個三槍三中打十環。刺殺不算通過障礙，板頭要

求達到一百分。劉巨寬訂了八十五分到九十分。兩人的戰術要求是一致。到末了，指導員提出：「板頭要幫助劉巨寬的刺殺，劉巨寬要幫助板頭射擊的進步。革命友愛的比賽，就得要有這個條件。這是最主要的，可是得要記住，比賽不是爲了誰壓倒誰，不是要把誰比垮。」兩人聽着指導員的說話，最後互相對視了一下，都露着笑容。

當天晚上，指導員在點名的時候宣佈了真假李板頭比賽，要同志們都來參加評判。

過去真假板頭學什麼動作都是你在這邊，我在那邊，不常在一起。自從二人正式開始比賽以後，時常見到板頭拉着劉巨寬：「走吧！操場裏刺殺去！」板頭出口令。劉巨寬做着動作。劉巨寬的槍一刺出去，動作不確實，身子偏了！板頭就幫助他糾正。做示範給他看，他一心一意的要幫助他的刺殺進步。

假板頭呢？有一次，他跟着二班上了山放軍事哨去了，有人從連部回去說：「連上有人投彈五十米了！」劉巨寬一聽，忙着連聲問：「誰啊？誰啊？」「聽說是板頭。」假板頭一聽心裡好着急。他向班長告了假，拿起假手榴彈就跑，骨溜溜，像一塊石頭從山上滾到山腳下，他到了坪坪上，獨自個在那裡打了半下午的手榴彈。記着那最遠的距離已經到了四十八米。天黑得快看不見了，他才擦着滿臉的汗，回到山上。班上的同志們問他：「劉巨寬！你今天投了多遠啦？」他不說投多遠，他說：「看一天。」

四月十八，冬季練兵結束舉行總測驗，投彈場上插着紅旗和白旗。劉巨寬的心裡比過去更是緊張了！他希望自己的成績，一切都不要落在李板頭後面。他那活潑的說話和行動在今天都變得很嚴肅似的。連上的同志們也都要看看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。

臨到二班投彈的時候，評判員喊着：「劉巨寬！」劉巨寬答應了一聲：「有。」他的心跳動的更厲害，他從隊列中走到投彈線前面，一連投了三個手榴彈，最遠的落在離第三把紅旗二米半的地方，那是四十八米。他很不滿足於自己今天的成績。他回到隊列裡。一個班挨一個班的測驗過去。當李板頭的名字被評判員叫到的時候，全連人的精神忽然緊張的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有的同志給板頭打氣：「板頭！加油！打上五十米不成問題。」板頭不笑也不說話，他脫去棉衣坐地上一擦，他從行列中走到投彈線後面，彎着腰拾起了第一顆手榴彈，身子往後退了兩步，站定以後，他的眼一直的望準前面的目標——最後的那一把紅旗。右手提着手榴彈前後一擺動，細小的胳膊曲着往上一舉，向前一擲，手榴彈在空中翻旋着，像一個小車輪一般呼嚕呼嚕的成弧形向前滾進（註：曲臂投的彈，彈柄在空中翻旋着；直臂投則彈頭在前彈柄在後，一縷子前進。）卜的一聲，在第三把紅旗上面落個正着，恰好五十米。人們齊喊了一聲好。有的同志就說了：「板頭的手榴彈亂了假板頭了！」假板頭不服氣，當場他就向提導員提意見：「指導員！我還能重投不能？」喬指導員知道他的心事，笑着說「經過評判委員許可以後，你和板頭可以重投，但是檢閱的成績，剛才是已經確定了的，再投，就作為你們二人比賽評判的標準。」大家測驗完了投彈，隊伍已經轉到另一個場所去測驗別的項目去了！連長、劉指導員，一個評判員和營長環留在那裡，看了劉巨寬最後投了兩個手榴彈，投來投去還是四十八米，指導員問劉巨寬：「行了嗎？」劉巨寬搖搖腦袋說：「今天不行了！趕不上他。」

下午是戰術測驗。這一天的項目測驗完了以後，到晚上劉巨寬跑到連部問指導員：「指導員，今天的技術和戰術測驗，我的成績多少分？」指導員思索了一下：「還不十分清楚，你的大概是八九十分。」劉巨寬接着問：「板頭呢？」指導員說：「大概差不多。」任排長也在旁邊，他插了一句：「

板頭可能九十多分。」劉巨寬一聽，心裡就似乎有點着急，當他離開連部時，指導員對他說：「今天你的成績可能比板頭差幾分，明天你得加油啊！」

到了檢閱第三天上，槍聲和號音在射擊場上響起來了！紅色的戰旗不斷的在靶的前面飄現和擺動着。靠他場的南面六七十米的地方，有一座柳樹林子，那是打靶休息所。一排已經在射擊場上開始射擊了！二三排在柳樹林子內休息。李板頭在柳樹林子內就地挖了一個臥式工事，他臥在工事內臨準。有幾個班長和許多同志都很關心板頭的射擊，在今天能得到勝利，他們蹲在旁邊告訴他：「擊發要沉着，記住要領，切不可慌，」也有的同志在另一邊悄悄的議論：「一百五十米距離的實彈射擊可不是鬧着玩。論起板頭平時這樣苦練，三槍三中一定不成問題。可是他那支小馬槍，來復線都快要沒有了。那麼老的槍，偏差又大，要命中恐怕倒是費事情。」

指導員從射擊場上往樹林子走過來。很高興的把消息報告給大家聽：「今天射擊，二班打的不錯，假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二十二環。」他看了板頭鼓勵着說：「板頭！今天你得好好打，不要慌。」指導員又對大家說：「今天射擊，每個同志對自己使用的槍都要有信心，你們看，一排的，今天不是都打得很好麼！」

該三排射擊了！到了射擊場上，李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七環。人們說：「板頭不賴，去年三槍脫了一靶，今年三槍都打上環了！」

第六天各項測驗都已經完了！大家盼着宣佈成績。李板頭到了連部問指導員：「指導員！劉巨寬的刺殺成績多少分？」指導員告訴他：「一百分。」板頭聽了心裡好歡喜，他笑開了！嘴裡露着兩顆小虎牙，指導員又對他說：「你自己的刺殺，這次比他差着一兩分，不過他的刺殺好，進步快和你是

分不開的，因為在平時，他受到你不少的幫助。他有這樣的成績，你應當更加高興了！」這可說對了！板頭本來就是這麼的一個人，劉巨寬這次測驗成績好，他很高興。

在一天晚點名的時候，指導員向大家宣佈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，戰術和技術各項平均起來，個人的成績都是九十六分點二。結果不分勝負。

後來連上選舉練兵模範，李板頭得了滿票，而假板頭也被選上了！現在全國誰也知道四連練兵模範有一個真板頭一個假板頭。

十八匹戰馬

王 林

追念冀中騎兵團與楊經國同志

三〇

送走了黃塚村長，回到住宿的閒院裏，見門板子上的被褥太凌亂，過去收拾。忽又感到：『還說不定睡上睡不上呢？預先弄這個幹甚麼呀！臨睡的時候再說吧！』其實，這會兒已經將近黃昏了，夕陽只剩下一片殘光留在樹梢上。西北天空裏，浮著幾塊紅潤的晚霞，塋頭外邊，蜜花在燥熱的空氣裏，放散著甜絲絲兒的香味。

我在寂靜的閒院裏，走來走去，又到村邊樹林子裏溜來溜去。蒼茫的夜色擴張開了，我仍在徬徨。一種強烈的矛盾的苦痛，折磨我，使我不能鬆鬆快快的出口氣。更不能允許我坦然自在地躺下睡覺。

自我突圍出來，隱蔽在近敵區老一愛護村——大福營裏，成天提着一口氣，細聽北邊的槍砲聲和飛機聲，胡亂的加以猜測。今天太陽偏了西，北邊槍砲聲稀少了，我在村邊樹林子底下遇見黃塚村長。我和他不算很熟，却也經過介紹，誰也瞭解誰。他到這村裏來是想找座裏幹部，商量應付敵人的辦法。這幾天敵人在他們那一帶，正進行着瘋狂的『清剿』，一夥過去，又來一夥，一天不知道來多少夥。他們搜索一切抗日人員和各種資財。支應局的老頭們，對頭一發來的『掃蕩隊』回答了個沒有，敵人就刺刀挑了兩個。他父親一看，沒法應付，想逃開，被漢奸抓回來立地砍頭了。支應夫們

吓得不久就逃光了。敵人一氣放火燒了半個村子。

村長不過二十四五歲，中等身材，原先也像一般黨中的青年幹部似的，又愛說又愛笑。但是現在不同了，他把臉拉的挺長。我們窩藏在西塔眼蔭涼底下，我給他介紹老敵佔區應付敵人的辦法。他用心地聽着，手裏拿着一根柴棍，在地上亂畫，腦袋像向日葵般的垂着不動。後來，我聽到他說，他村裏還有『堅壁』着騎兵團的十八匹戰馬呢。敵人來過不知多少回，把明晃晃的指揮刀，放在六十多歲的老支隊局長的脖子上問：有沒有騎兵團的馬？老頭總是毅然決然的說沒有。有一次剛回答了一個沒有，『堅壁』在破洞裏的那戰馬，忽然吼吼叫了一聲。鬼子大怒，又掄起指揮刀來問：『甚麼的沒有，叫喚的甚麼？』老頭閉着眼睛硬着頭皮回答說是『太君的馬！』恰巧另一隊敵偽討伐隊進街了。敵人真以為是自己的馬叫了，也沒有顧得挨家翻說走了。

清剿隊起初，並沒有馬隊，自搜出了我們騎兵團的馬匹以後，才添了騎兵。這樣一來，對於我們這些完全仗着兩條腿打游擊的人們，給了更大的威脅。

倖免究竟不是長久之計，當我想到：戰士在戰場上沒辦法時，寧可把武器毀壞，也不能叫敵人得去。於是我主張，先下手殺了那十八匹戰馬，也不能叫敵人弄去。

『殺了，騎兵團來要的時候還有嗎？』他不同意我的主張，他臉上浮出了極其難堪的表情。『再說，騎兵團的同志們，在麥子地裏熬一天，晚上回到村裏還先看看，喂喂他們的馬，咱給他們殺了，他們幹嗎？』村長心裏另有想法：『還能『掃蕩』幾天？萬一能保存住了呢？』

我先問他有什麼可能保存住的辦法。他提出了一些，可是我認為都不行。於是分析目前的敵情，打破他的種種幻想和僥倖心理。最後他總算答應回到村裏找人宰了那些馬。

他走了，我在院裏悶了幾遭，越想越覺着他的答應極其勉強，回去未必……

是今天晚上殺了，明天說不清有什麼變化？藏得挺嚴實，敵人來得次數多了，總會發覺出。況且他們又是畜類，喂不飽了鬧哄，叫喚……

想到這裡，我一生氣，立刻拔腿往那個村子走去。我要親自督促着他把那十八匹戰馬殺死才能放心。

出了大福營，是一片果樹林子。梨樹杏樹都結了青果，只有稀疏的棗樹放散着花香。夜晚了，空氣漸漸變得陰涼，裏花的香氣，也帶着涼森森兒的甜味。

我抱着殺馬的決心，滿腔却沸騰着愛馬的熱血。民間故事和演義小說，告訴了我們很多名將名馬的英雄奇蹟。馬蹄奔騰，或望風嘶鳴的聲音，甚至於披髮散髮超起來的塵土，都會給我一種神奇的感覺和激動。

幼時一個老騎兵告訴我說過，馬有龍性，在戰場上打出膽子也不倒架，主人受了重傷，叨起來就走。抗戰後，騎兵團楊經國同志，也常跟我談人與馬在革命戰爭中英勇的故事，是一個極有趣的主題。騎兵團中傳說着這樣一個故事，一九四一年八月，反「掃蕩」後，有一匹自己歸隊的馬，成天鬧性子，也不吃草。老戰士就預感出有問題來了，因為牠的主人沒有同牠回來。起初還以為跟着可以找到那位戰士的屍首，後來跟着牠找去，在一個高粱地裡果然找到了他，受傷很重，卻沒有死。

戰士愛馬，也是異乎尋常的。有一回，騎兵團抓住了一位嫌疑犯，因為他偷偷跟隨隊伍走了好幾天。我們以為他是敵人放出來的跟蹤間諜，抓起來一問，才知道他是回民支隊的騎兵戰士。回支的騎兵隊歸併騎兵團後，因為他是回民，留在回支了。可是他捨不得他的馬，於是他開小差出來找他那匹

馬。爲了他那心愛的馬，不但跑了很多冤枉路，而且挨過很多次餓。……

出了果樹林子，過一個村莊，便是平闊的麥野了，有一條道溝，直通黃塚。就在這個麥野裏，前幾天，大「掃蕩」的第二天上午，騎兵團被衝散的三個騎兵，和敵人兩架飛機，周旋了老半天。敵人飛機像瘋狗似的搜尋他們。追趕他們，發現了他們三個便死叮住不肯放嘴了。交揮着圍着他們轉，忿怒的哼哼着，一仰脖子幾個炸彈，一側翅膀，一陣子掃射。可是，我們那三位騎兵同志，有時飛奔，有時偃臥，有時舉槍回擊幾下低空飛行的敵機。炸彈是在他們身旁爆炸了，機槍掃射得他們周圍的塵土冒烟泡，然而他們人馬未傷的脫出危險界，衝入了果樹林子。

這場成爲我們在苦難中的興奮劑的小小戰鬪，又已經過去好幾天了。這幾天中間，在這一帶，又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戰鬪，人民和戰士流了多少血。我匆匆的走着，分辨不清是不是錯覺，我彷彿聞見了屍體的血腥臭和流散在空中的炸藥氣味。

黃塚村南口的道溝，已經填平了一節，土還鬆軟，腳登上去陷個坑。紅膏藥旗子在村外高台小廟上揮着搖擺。牆壁上的抗日標語，却塗改成某某愛護村子樣了。村街道口上，擺着幾張婚喪嫁娶公用的陳舊的長方桌，上邊放着茶壺茶盞。

街裡甚麼動靜也沒有，只是大火後殘存的煙火和燒衣服套子的惡臭，嗆得鼻子發酸。我下意識地偷偷躲在背影地裏，靜靜聽察遠近的動靜。聽了一會兒，聽到了在北邊不很遠的地方，有老百姓忽斷忽續，不緊不慢的語聲。我這才敢繼續前進。

街當中較好的房子，差不多都燒了，有的還在冒烟火。我摸到了那個語聲出處——這是村東頭的小學校，現在却貼着『黃塚村維持會聯合辦事處』的大招牌。我未進之前，尙有人在爭論什麼似的說

話。我一邁入大門，他門也不知道怎麼會察出我不是本村人來了，都不約而同的停止了話音，靜觀我的動靜，我問村長在不在，一個老頭聲著的立刻回答道：『好幾天沒有影了，死活還不一定呢。』我說：『傷黑子還見着他了。於是他們又問我認識他本人不，我說認識。黑影子里忽然鑽出一個人來指認道：』

『哼！怎麼你來了呢？』『你』字說得特別重。

村長以為我來一定有面要接機宜的事，習慣般的要引我到一邊去談。我却性急的問道：

『馬殺了沒有？』

『村里事還一攤泥呢！敵人逼勒的太急，不容喘一喘氣……』

『咱還是先把馬殺了，免得叫敵人弄了去，專門的追趕咱們。』

『行行！』他勉強的點點頭，『可是騎兵團的同志，不願意。』

『騎兵團同志們呢？找來我同他商量。』

村長問身旁的人，一個老頭答說，他們回來吃了飯又都到野地裏去了。我要他同我到野地裏去找，可是他們又說，不知道他們在那塊麥子地裏打游擊。

我想了想，下決心道：

『先宰了再說，以後出了問題，我負責任。反正不能叫敵人弄了去就殆。』

村長毫無反應地沉默了。過了好一會子，才慢慢說道：

『何必一定要殺了呢？在地裡挖個大洞，堅壁起來不好嗎？』

『好是好，可是什麼時候才能挖得出來？假若今天晚上動員不出人來挖成，明天就沒有把握保存

住！」

『今天挖成？』村長苦笑了笑：『就是十天挖成了也算能。沒有叫敵人抓了去的，都跑到老敵佔區裡去了，那裡動員人去呢！』

『這不成了嗎？』我看着他，他又不言語了。過一會兒，我又說：『就是挖成了，你們也不是說過嗎？敵人在野地裡找得更周到……』

『放到地裡，讓牠亂跑去？』他又提議。

『眼 underground 裡，淨是麥子，又沒有高粱棵，老遠一望就望見了，那不叫人家更容易逮了去？』

『就是逮了去，也得費點勁啊！』

『費點勁還是叫人家逮了去啊！』

村長爭辯不過我了，理短的低下了頭。旁邊一個瘦老頭，不服氣的插了嘴：

『同志！把馬宰了給村裡去個禍，又開嘴肉吃，俺們還不願意嗎？可是，同志！這馬是騎兵團的，還有用呢？』他像教訓我。

『我知道是騎兵團的，還有用，我更加知道這些馬，都在抗日戰場上賣過命，可是……』

我氣勢凌人的（後來想起來怪慚愧），又把那一套大道理，講了一遍，最後瘦老頭捻捻嘴唇上那幾根老鼠子，沮喪的低下頭，沉默了老半天，才慢慢說道：

『宰就宰，上級的眼光，總比咱們莊稼人看的亮些。』氣中有些不滿意。

村長叫他找屠戶來。他先後過了老半天才回來。回來了，懶洋洋的說：『沒有找到。』我著了急，說找刀子來咱們自己下手！

細長明亮的宰豬刀子找來了。村長立刻領着我到『堅壁』那十八匹戰馬的村東北角的破廟裏去。一進廟門，那些戰馬，好像孤兒望見親人，一腔子冤屈，要一口吐出來般的，熱情地吼吼起來。我立刻混身打了個寒戰，痛苦地矛盾地流出了眼淚。我那拿刀子的手抖索起來了。

我沒有力量動一動刀子了。村長。在黑暗裡沉默着，似乎在着我的勇氣，見我始終呆呆地站着不動，問道：

『殺不殺呢？』

我仍然乘着勁回答了個『殺！』可是他也發呆地不動。我又問他：

『殺不殺呢？』

『殺就殺嘛。』

可是我們誰也不動一動，也不去想如何進行宰殺的辦法。

所幸方才尋找的那個屠戶却來到了。他習慣這種行為。他帶來了繩索，一來就問我宰那一個，我提了一口氣才狠狠地回答道：『個個都宰。』回答後，却急忙往廟門外躲開，好似自己犯了什麼罪過般的。

我剛一邁過門閘，迎面來了幾個村民。他們進了門，一見屠戶拉出馬來，綑綁起來正要擡倒哇，立刻加快幾步就過去。屠戶綑綁起來的是一匹小青馬，村民上前托住腮膀，扳開嘴唇看了看牙口，惋惜地說道：

『這一匹才兩牙，不該殺！』

『人家他，上級叫個個都宰了！』黑眸子屠戶，對畜類彷彿沒有絲毫的憐隱之心。

『先宰別的不一樣嗎？』旁邊一個亂蓬子的老頭，封建家長似的一瞪眼吹了他幾句。屠戶彷彿懼怕他，立刻依從了他，放開了這個，又去拉另外一匹。

第二匹是藏紅色的，被從馬羣裡拉出來。一個老頭說是『客』馬，瘦老頭立刻說肚子挺大，許有了馬駒了。另一個老頭鍋子很自負地上去用手摸那馬的肚子，隨即肯定地說道：『有了，三個月。』瘦老頭咂咂嘴，用着惋惜的口氣向我說：『一槽場娘兒倆，可不應該！』我還沒有回答，他們又拉出了第三匹。第三匹白的像銀子，腿腳長的也好，老鄉們你一句他一語的，最後仍然認為應該留着。第四匹挺老實，一見人來拉就貼過去。老頭們又動了憐憫的心情，覺得即使要殺也不能捱頭一刀。第五匹牙都磨平了，敵人不肯再要，可以留着莊稼主用。第六匹混身茸黑，像羊羔皮，可是四隻蹄隨色白，別號『雪裡站』，肚皮下邊和大腿上受了炸彈皮的迸炸，更不應該殺了。——因為打仗受傷，有功之臣了，應該尊重。第七匹……第八匹……

廟門一響，忽然，進來一個大踏步走來的青年，楞小伙子。他一邁門沿就大罵屠戶：『二漢奸。他那口吻吓了我一怔，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？他指着屠戶憤憤地說，他趁着敵人正瘋狂，想發橫財，我說：殺馬是我叫他來殺的，他不假思索地即斷定我是受了他的騙了。他說：年上騎兵團死了匹青馬，他剝了，甚麼都昧起了，有人疑惑那馬還許是他下的毒藥呢。』

『放屁！』屠戶也急了，『那青馬是長骨眼死的！』

『可是你剝了那馬，連皮帶肉你沒有都撈起來嗎？』

『騎兵團情況開走了，沒有顧得……』

『又開回來了呢？……』

我打斷他們的爭吵，說：這些都不關我們今天宰馬的事，他忽又賣排起他從小就常住姥姥家，姥姥家是饒陽城東，二十八年濛汜河發大水，沖壞了村子，他姥姥家的人，成年在外邊要飯吃，年上騎兵團去了，給他們開荒地種麥子，他也跟着去了，給他姥姥家幫忙；他還和一個騎兵團戰士宋有子拜了把子。和騎兵團的馬團長說過話。

『騎兵團是我們的子弟兵，』他越說越得意，嘴裡不斷噴出了唾沫，『騎兵團的馬，我更待見，可殺不得，他們都把馬托付給我了，你們可別受了漢奸特務的欺騙……』他越說越自負。

我平心靜氣地給他解釋。他却聽不進去，他一口咬定那屠戶是漢奸落後份子。他和他仇恨大啦！我說了老半天，他的氣餒好像是平下去了，我也以為我已經把他說服了，可是他一扭身說道：

『反正這些馬。從我這地方，就一個也不能殺！』

屠戶插着腰生氣了，要我把這混小子趕開。楞傢伙一聽，罵他混，馬上火啦！撲上去就要打架。屠戶也不肯退讓，也要上去拚命。村裡老頭好像看慣了他們倆的爭吵打罵了，誰也不去勸拉。我怕他們真打起來，趕快上前去拉，這時那個瘦小的老頭，嘴里叨着旱煙袋，不慌不忙地在一旁向村長獻計道：

『筐裡邊的那一匹是洋馬，宰了牠！』

『好！好！』村人們連聲叫好。連那個跟屠戶打架的楞小伙子，也轉回身來大嚷：『好好！洋馬，宰了牠！』並且親熱地向屠戶打招呼：『侯二，趕快過來，我幫着你宰了這洋馬！』

我心里暗暗發笑了。這楞小伙子真是粗魯直爽！

屠戶和楞小伙子，真的和解了，立刻一同到馬羣裡把筐裡邊那匹洋馬拉了出來。這匹洋馬棗紅

色，個子雖然高，却極其馴服。然而村人們對牠却像對於敵寇似的，小心翼翼地才敢接近牠，而且帶着非常謹慎的警惕心。

楊小伙子幫着屠戶，用繩索很快地就把洋馬前後腿綁起，並且捆倒了。屠戶用大腿把馬頭壓住，從我手裏要過宰豬刀子去，在右禪腿上磕了幾下子，左手摸了摸氣喉眼上的毛，正要伸刀子抹喉時，三個騎兵團的戰士，突然到了。

洋馬以及那些中國馬，一見他們三個進來了，立刻哀求地仰着頭叫個不住。那叫聲中充滿了悲哀和渴望。

騎兵團的戰士們，披着破爛的老百姓衣裳，晒得又黑又瘦，雖在夜間，臉上的汗酸，眼矢，和憔悴的肉皮，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『幹甚麼，這是！』

他們氣勢汹汹，好像預先知道了，一進廟門，又看見洋馬倒在地上屠戶舉着刀子，急得連嚥唾都變了。

又黑又胖，滿臉橫紋的屠戶，將明晃晃的刀子慢慢縮回來，却不耐煩地回答道：

『宰了吃肉。』

『甚麼？宰了吃肉！』

其中一個五大三粗，語音噲聲噲氣的戰士，怒氣衝天地回問了一聲，混身上下使着橫勁，要跟誰拚一下子般的，拿起繩索的活網頭，用猛力就是一拉。繩索立刻一連貫地鬆開了，洋馬四肢一伸，又一拳站了起來，嘖嘖噴了一口大氣，這戰士也出了一口大氣，用手掌打掃馬身上的泥土，用白眼珠子

翻了大伙一眼問道『憑甚麼？』又把繩往懷裡一拉，拳頭一擡，彷彿對方回答不上來，就得飽以老拳般的。

『憑甚麼？』主張先宰洋馬的原提案人，那個瘦小的撇着兩鬍老鼠子的老頭，抓住繩又往回一牽，理直氣壯地回答道：

『日本馬，敵人，宰了他解解恨！』越說越倔強起來。老頭並且怒氣上升，用他那兩個小眼睛瞪着那個五大三粗的戰士，彷彿在質問他：『我們殺的是敵人，難道你還有理由說不應該嗎？』

這個五大三粗的騎兵戰士，當時被這位理直氣壯的瘦小老頭質問住了。他用力嚥了口唾沫，氣餒的發起楞來了。

屠戶恢復了有理的神氣，用冷嘲的微笑，看那戰士。但是那楞小伙子，却看看那騎兵戰士，看看瘦小老頭，又看看我，默默地直眨眼，好像沒了主意的。

『你說這個可不行！』五大三粗的戰士，悶了一會兒，忽然一嚥唾沫答道：『洋馬是敵人，可是八路軍優待俘虜，再一說，參加抗戰了，在騎兵團一年多了，就算是……，就算是……』

『對啊！對啊！』那楞小子又興奮起來了，跳著腳才嚷呢。

他們那種複雜的說法，真叫我暗暗發笑，但是他們那種單純的真摯的感情，却深深的打動了我。於是我上前加以解答道：

『同志！你們說的很對，可是我們並不是因為牠是日本洋馬，才要殺牠。這十八匹馬，我們要統統殺死！』

『甚麼？』對於騎兵團他們三個，那簡直是個晴天霹靂。

我向他們解說武器與其叫敵人得去，不如自己先毀掉。這一次『掃蕩』，不像過去似的幾天可以結束的……。

其中那個短小精悍的戰士，來了不會說話，安靜地聽着我對於情況的分析，默默的想了會兒，忽然擰嘴問道：

『怎麼樣？這次「掃蕩」，不能很快地結束嗎？』

他的疑問，使我同樣也感到壓迫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平服了一下跳躍的心臟，用沉重的口氣，慢慢地回答道：

『我雖然也沒有接到上級的指示，可是根據敵人兵力的配備，和各種佈置——修公路，修崗樓，挖封鎖溝……，所以我估計敵人這次一定要和大清河以北一樣，長期蠶食下去，並且還要一步步地殘酷下去……』

『難道我們不能夠牽着我們的馬回兵團了嗎？』

五大三粗的戰士，噙着噙氣地問了一句，惹的那第三個約有十七八歲的，天真的，話聲還帶着重音的青年騎兵戰士，突然放聲大哭起來。他這一放聲哭，傳染得誰也忍耐不住了。

我竭力抑制着我的感情，過了很久才漸漸冷靜了下去。除了塔戶臉上，好似毫不動感情，所有騎兵戰士和村民們，都流出了眼淚，而那個矮小伙子，更是同那青年戰士一樣，放聲大哭了。

我們誰也不再想到殺死的事，我們其實和戰馬一樣，是一群堅持抗戰到底，待命出發的，而又同病相憐的戰友。我們的人民，多麼愛我們的戰士和戰馬，而我們的戰士和戰馬，又多互相愛護！

我們由嗚咽變爲默默悲痛了。後來那個短小精悍的戰士，忽然用着溫潤的眼神向我們打量起來了。他的臉盤和他的體格比襯起來，並不算小，可是既瘦既乾巴。他那緊緊縮小的眼睛，潮潮潤潤的放出了對我如濯不安的光芒來。

『對不起，同志！』他突然乾笑一下，又嚴肅地用着沉濁的語聲問我道：『我還沒有問，你是那一部份的？』

我一看他這種神氣，就猜出是因爲我對冀中新形勢的估計不合他的心思，於是他懷疑起我來了。我便解釋道：

『我說我是那一部份的，也不是爲憑，我可是跟你們主任，經國同志是同學，挺熟。……』
『怎麼？』天真的帶着口音的青年戰士，爽直的回答道：『你跟我們楊主任很熟，可是他已經犧牲了！』

『甚麼？』我大吃一驚吸了口冷氣：『他已經犧牲了？』

楊經國同志是我們西安東城門樓上東北軍學生隊的同學。（他那時叫楊耀生，貴州人），抗戰後，又同在冀中平原上開展游擊戰爭。他愛詩，他的詩代表著他那瀟灑，豪爽，奔放，奇突的熱情和風度。一九四一年秋，我們在深澤馬立村開代表大會，他們騎兵團在饒陽東開了荒回來，也駐紮在這個村裡。我同孫犁同志找到他，說了幾句閑話，和冀中士藝活動後，他立刻從一個日本背包裡，拿出他新作的詩稿，來叫我們看。這首詩的標題，就吸引了我們——

我們是來自民間的子弟兵

我們是來自民間的戰馬

背景就是他們剛完成的開荒工作——饒陽城東滹沱河沿岸，自一九三九年大水災後，就一直荒着。今秋騎兵團奉了軍區的命令，去一百老百姓們開荒種麥子，來自民間又暫時回到民間的八路軍戰士戰馬，立刻變成了勤勞的農民和耕馬。

我展開鋼筆寫的原稿，讀了幾節，饒陽城東那片廣漠的荒蕪的河灘地，以及被淹沒的淒涼的殘屋破院，流離失所的災民，同時呈現在眼前，但是在這廣漠荒涼的大河灘上出現了成千的穿着綠軍裝的，手扶犁耙的，『來自民間的子弟兵』和『來自民間的戰士』得啊哩哇的吆喝着，有時間雜幾聲軍歌和流行的抗日小調。微笑和緊張的光芒，像初春的太陽。說工作一齊工作，說休息一同休息，號聲從滹沱河上一個殘破的木橋上廣播出來，吹號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娃娃兵。喇叭柄上垂帶着一塊通紅的綢子結頭。

我同想到這裡，他那渾樸深湛的氣質，騎兵團和冀中人民的深厚關係，仍在滲透了我；他在談戰爭談寫詩時，從他那明亮的眸子裡放射出來的光芒，從他那南腔北調的口音中所噴放出來的熱氣，都像仍在放光，仍在吹拂着我的臉。可是怎麼，他已經犧牲了？我們永遠再不能聚在一塊談戰爭談詩了！

『昨天他才犧牲的！』青年戰士傷心地添加道。

『昨天才犧牲？』我更一驚異，我若早一天來這裡，一定能見到他！

就在這南麥地裏，他一舉手指了指：『敵人清早搜獲發現了我們，我們雖然把馬都『堅壁』在村子裡了，可是楊主任還穿着一條軍裝褲子，他長的又白，漢奸就追趕他，他拿盒子打了幾槍，敵人大隊就包圍上去了……』他的言也發沙了。他繼續說不下去了，我也只是提着一口氣。他忽然咳

聲嘆息了一下，接着說道：『邊上的這匹雪里站小黑馬，就是他的馬，也受傷了：……』

我朝那群馬裡邊望去。楊經國同那匹小黑馬方才我看見過，牠和牠們雜亂地擠在一起，時時抬頭看我們一會，用尾巴向傷口處揮舞幾下，好像有什麼痛苦期待解脫似的。我想過去看一看牠的傷口，却始終沒有動一動。

村長和付中老頭們，往一邊去，聊念明天應付敵人的辦法去了，楊小伙子安着門扇呼呼大睡着。獨獨那個屠戶，雙手抱着肩，用斜眼睥睨着我，好像等得非常不耐煩了。馬吃草和蹄子登地的聲音，單獨而令人沉悶，廟外遶的曠野，靜得森人。

『喔……喔！』在村當中忽然傳來了一聲報曉的雞鳴。

我大吃一驚，仰頭望望天色：『敵人要出動了！』於是我趕快向騎兵團同志們，介紹了一下利用敵人對老齡佔區疏忽，可以暫時隱蔽的經驗，便轉到處理這十八匹戰馬的事。最後，徵求他們的意見道：

『你們覺着怎樣？是不是殺了比叫敵人弄去用好？』

『話是那麼說。』

『不光說，立刻就做得。天一亮，就是人家的天下了。』

他們又痛苦的沉默起來了。

『你們沒有意見，我們可就立刻下刀子了。毀了牠也不能叫敵人弄去！』

他們仍然不言語。我叫過村長來，叫他負責督促着，無論如何也要在黎明之前把這十八匹戰馬統通殺死，劍不劍不要緊。村長連連點頭說好，可是有些心不在焉。屠戶又露出喜容，搶着答應道：這

「事交付我吧！只要你說一句痛快話，我準能辦到。我又向村長和騎團兵戰士們動員解釋了一番，才轉身告別往外走。」

一九四三年五月草子深南

『頭頂露青天啦！』

華 山

赤峰回奸張鳳羽、時鳳才、韓錦恩，在日本特務大和一手養育下，作了偽滿赤峰回教會副支部長與大會長，他們和另外三個爪牙一起，代理日寇奴役回民。去年五月，竟在偽旗公署『勞工攤販』之外，組織所謂『回民勞工自動報國隊』，給日寇強徵三百零六名壯丁，其中三十四家，被勒索七百餘圓後始獲倖。其餘一百七十二人，被他們以三萬四千圓身價，賣到煙台（遼陽南九十里）下煤窖，不幾天就有四人慘遭殺死，三人病死礦坑，他們都說：『窮人死了活該！』『還要賣二次，三次，死了家底也得去！』敵寇配給的半年勞工米、布、油、鹽及卹金集結費等，共值七十二萬圓，全部被其吞沒，逼的家屬賣兒要飯，絕後守寡，解放後，回民掀起二萬人的控訴復仇鬭爭，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要求政府將該六回奸處死。市政府當將張、時二奸槍決，其餘分別處以徒刑，南榆樹林馮于氏老太婆，便是領導這次鬭爭的最堅決的積極份子。記者前後到他家訪問三次，每次談及她的往事，均泣不成聲，使人不忍追問。下面就是她的談話：

『我窮化子寡婦打官司，一不想訴他財，二不想誑他地……人命一條，我要給兒子報仇！』

你走遍赤峰六道大街，只管挨門挨戶去查訪，但凡在教人家，誰不知我馮于氏跑門子要飯十八年，一隻破筐把他養大的？

十七歲上我嫁到馮家。他老爺子當屠戶養家口。出門趕牛羊，不合紅了當兵的眼睛，半道上給抓去蹲大獄。折了老本還不知犯下啥罪條。我兩隻手抱一根針，錐幫納底，養着兩個小的。五年大獄出

來，才一年，又當兵出遠門了，二小子才養下四天。

我二十八歲守活寡。三十七歲沒了當家的，他房沒一間，地沒一壠，給我留下個閨女十二歲，二小子四歲不大點，我提上一隻破筐，拿上一根棍子要飯去啦：抱着一個，牽着一個，背上還托着一個，大街小巷走天涯……

那日子提不起啊！先生！娘兒四個共一張席包片，窩棚呆了四年：三九天蓋着雪花睡，想熱口冰飯團沒把柴啊！小的們黑天哭冷，亮天哭餓，三張嘴對着一個苦命娘，怎不叫人心疼啊？唉，先生，養子靠子，化子婆婆的兒子也是命根子！我三天肚裡沒落粒米，要口飯捨不得吃，餓着出去轆着回，那有氣力抱小的？大街上放着兩個，抱上一個，從東頭跑到西頭，抱一停，歇一停，半條街分成幾段走。三個兩倒挨到窮窩裡，小冤家又哭的娘心疼啦！先生，一隻破筐養活三個小的，一個個都是眼淚泡大的啊！

『女兒十七歲白嫁給人！幾，里地，算是扔啦。大兒子那年出遠門，十幾年沒個訊息。惟獨子棟這三小子最孝順，叫我老寡婦守着心歡喜：他七歲起拾柴撿糞，光着屁股爬雪堆，三頭五天給娘賺個幾毛錢。十一歲上來了滿洲國，變朝換代脫不掉這窮命根，我戴着星星出去，戴着星星回家，空着肚子給人拔苗，一天掙扎來把高粱米。冬天到雪窩扒柴，一脚雪沒到膝蓋，兩隻手凍成冰棍子。好幾次死在雪地裡，直挺挺叫人扛回家。醒轉來炕是涼的，灶是涼的，娘兒倆三天不拿碗，我又掙扎出去要飯啦！』

『滿洲國要飯也要不成啊，先生！天才讓我跑一蹶門子。我的兒扛活，柴，我在家餓得徹底，兩手滿是針眼疔疽。就這麼着，也沒叫警察特務饒過了。那班日本走狗滿洲派，三天兩天上門要零花

的。十二塊錢，好買二十幾斤米吶！咱出不起，就把戶口冊子搶走了。——先生，一個月配給十八斤高粱米，沒戶口冊還是買不成。——『好好好』，我說，咱娘兒倆要着掙着，一個月奈何個十來塊錢，全叫日本走狗買煙抽了。

十六七歲他上了勞工賬。今天修國道，明天修飛機窩，水田勞工一去一個月，我兒子成了官的啦！先生，咱們寡婦孤兒，連個盤纏也賠不起。早起沒口稀湯落肚，一隻高粱窩頭頂到日頭落。兩頭不見太陽，他七天沒吃一碗乾的。大清早兒子走了我也出去啦，大街上求人寧飯，拾把碎柴趕緊熬口湯，也叫孩子回來歡喜。

去年四月十八（陰曆），街公署又來了勞工條子，這回是『國民勞工自勤報國隊』，要到烟台下煤窯。噢，第一期半年吶，我說：『出門幾千里，我死在這陣子裏！那怕在本街攤個變份勞工，我子棟萬萬去不得！』

人家說：『這是大會長派定的，不由咱做主。』我說：『大會長還不是伊斯蘭大會長？人家漢教憑天，咱們回教憑主，大會長做事也要對得起主啊。放着子孫滿堂，有吃有穿的不要，只管找我這窮人：『婦命根子？』——我嘴這樣說，心裡早看透啦，赤峰回教會支部長張鳳羽，走狗時鳳才，還有大會長韓錦恩，都是咱回教大奸賊，日本走狗派啊。赤峰街一本『勞工攤販』不算，人家又提另立個名目，拿咱人命賣錢花，一個勞工好賣二百圓，他能饒過咱們囉？走狗們早把錢場擺弄好了。二、多人圍着一隻錢箱，抽一條着一條。扛槍的等在旁邊，着一個抓一個，一下子抓了二百零六人，十八條空錢粘底，都是沿親幫故的拿到手啊！

『我兒淋着雨去抽錢，飯沒吃上一口。我到街上給他要口飯，回家來才知他叫抓了。我急忙忙跑

出去，碰着李大娘也是淚汪汪的，她懷裏抱個小的未滿月，拉着個小子才四歲，娘兒三個頭上淋着，脚底濕着，去找回教哪。我說：『李大嫂子，咱娘兒倆命共一條，捨命去求求大會長！』唉，先生，但凡能湊幾個錢，我們路上花上三兩千，好歹要救出條命，咱們孤兒寡婦，沒有錢也沒有人情，磕破頭也是白搭，鳳羽那班走狗說：『別說死一個人，死了全家也得去！』『警察署是給爺爺開的，你敢怎樣？不去就是反滿抗日，送你警察署！』李大娘兩隻膝蓋走到他跟前，叫大皮鞋三脚兩脚踢出來。『勞工給關在兩家客棧裡，比不上人家蹲大獄，大獄死罪犯還讓探視，做娘的給兒送幾個高粱餅子也不行。第四天聽說上火車了，我趕緊抓半碗米，捏上幾個乾糧，提串開水去送行，客棧大門關得緊緊的，兩個大兵兩邊把着，橫起大槍不讓進；在門縫縫瞧也不準哪！上火車那陣子，真像子門去法場，一百七十二個勞工，你推我擁，那讓人靠近一步，遠遠看見我的兒，四月天穿件破皮襖他望着他娘沒說話。——唉，先生，我要飯養兒十八年，他活不喇喇的，二十二歲正青年，再走狗們賣到煙台下煤窖，沒幾天就碰死在窖底啦！屍骨也沒給娘留一把……』

李大娘她當家的，那天也碰死了。大街上我接到那封信，腿不知往那裏邁，家不知打那裏回，眼睛也不知朝那裡看啦。大街上頭來倒去兩個月，人都說我馮老大娘發了瘋——我爲啥瘋啊！房沒一間，地沒一畝，兩隻肩膀扛着一張嘴，我早把腦袋拔下來，插在腰裏。日本走狗盡管來拔這顆腦袋吧，我早不打算活了，我要給兒子報仇！

我馮于氏有殺子仇，她李大娘有殺夫仇，咱娘兒倆人共一條，手拉手去找大會長。命。那般日本走狗說：『你們可憐憐的，開什麼？還不是想拿幾個錢！』我說：『韓錦恩你聽着，你太把錢看重啦！別讓你窮寡婦上門來不是討你可憐，殺人償命——咱們找個地方說話去！』『喝，找我打官

司咧？別說你倆個老娘們，十個八個爺們只管來吧！你爺爺有的是錢，衙門口比你多認得幾個，你說縣公署咱上縣公署，你說警察署咱上警察署，任你告到平泉，承德——就是康德皇帝面前的衙門口也是朝着你爺爺，只怕你邁不過那衙門高坎子！」

『看吧，』我說：『韓錦恩你聽着，我正是要你這句話！你仗着衙門朝着走狗崗，我瞧你日本親爹不久長。我馮子氏這顆腦袋我早拔下來插在腰裏，你奶奶做鬼不忘報子仇！』

『唉！先生，我這輩子好福沒享，好罪受盡啦！老中華國我當了寡婦，滿洲國我丟了親兒，天圓地方沒個訴苦處，這一輩子冤屈爛在心裡頭。多虧來了新中華國共產黨，我窮寡婦頭頂露出青天啦！咱政府的人，沒嫌我家苦房矮低，斷不了三頭五天上門來，親找我『老大娘』長，『老太太』短的，聽着就是一家人。謝主任說：『有冤的只管報冤，有仇只管報仇，如今政府是老百姓的，大街上破紙寫狀子，政府也給你做主！這可不就是！我大街上拾回一張紙，託人寫上苦狀，第二天就遞到公堂上。那陣子正趕臘月頭九天，李大娘和我兩個，顧不得破襖漏肩，風石打臉，連夜跑上大街，串連上五六十家人，都是給玩到煙台的勞工苦主。我說：『咱們十指連心，報仇的都跟我來！』如今衙門口真個兩樣啦，咱們這些破襖爛的，大錢沒花一文，人情沒使半分，大夥兒來到市政府，沒給廳就進了大門。張市長架着我坐上圈椅，給咱們生上洋爐，端水端茶的！——這樣清官那找去？真是咱們一家人啊。』

『政府把那六個日本走狗押到牢裏。蹲大獄他們還要威風啊！不出三天，張鳳羽、時鳳才他們，打獄裡放出『黑風』謠言說：他們有的是錢，政府不幾天就放他們啦，『出來再一個個找窮小子算賬！』又說『共產黨待不長，中央軍過三天就到。中央軍是向你們爺爺的。花上幾萬塊錢，先拿代表們

開刀，再把窮小子們全壘死！」……『黑風』三天懸，兩天緊，苦主們好不著急。我說：『我怕他就不告他，我告他就不怕他。馮于氏死也和共產黨一起死！』我沒黑沒白的，大街小巷串連人，一個月告了三狀。

『頭一次告狀，串連到五六十人，第二次到了一百多，第三次政府衙門裝不下，租座戲院子也叫把門擠着啦！十二月卅那天，又在北菜場開堂會審（公審大會），黑壓壓一片兩萬人，都說大開眼囉！咳，張鳳羽這般走狗，坑害的不是我一人啊！他們把我們百姓賣上煤窩，逼的逼死，病的病死，七副屍骨今在烟台；手段才病倒了也沒法回；逼的我五十六歲絕了後，藏起的要飯筐又收拾出來；逼的李大娘二十五歲當寡婦，一斗米賣掉兩個月的親骨肉；逼的李文生賣掉三十畝園地，夏殿臣傾盡了全家財產，他倆人傾家蕩產把命保住，留下條窮命活不成。……回教會領回半年勞工米，咱吃到一粒不算少啊！死去的卹金，一家三千元啊！全叫走狗給兒子買槍吃了。唉，血海冤仇說不盡，公堂上眼淚比話多啊！他們拿人命賣錢，拿勞工勒索錢；逼死了人還從死人身上弄錢，如今又想使上幾個血腥錢，拿我當代表的是一個個開刀！你可知今天不是滿洲國，這時與你奶奶說話啦！不與你『爺爺』的啦！』

台底下人一聲聲『好啊』『楊鬆打啊！楊鬆罵啊！』都要把他們千刀萬剮啊！

『誰說你們有半條好處來？那六條走狗，把根本來由承認了，他在我腳底下鑽。鑽了你！你讓我放虎歸山，好回去磨刀刃，撥你滿洲派爺爺來替我的頭？走狗你聽着，萬人頭上頂青天，衆人向着咱，共產黨軍誰也攔不走！——今天不是你警察署爺爺的；今天是我共產黨奶奶的啦！』

「人圈」

民

「人圈」的來歷

從一九四一年——偽「滿洲國」康德八年開始，敵人爲了「明瞭熱河」。爲了防止八路軍的積極活動，實行了毒辣的「集家併村」政策，把山溝裏和小村莊裏的老百姓，都強迫搬到公路兩邊。使所有的村莊都安置在公路的控制之下，一旦有事，就可用最快速度調來大兵以「確保治安」。

敵人把這併起的村莊稱爲「部落」，老百姓却叫它做「圈子」，「人圈」——是的，牛住的叫牛圈，豬住的叫豬圈，被當作牛馬一樣看待的奴隸的住的，難道不是人圈嗎？

在「部落區」以外，凡是八路軍到過活動過的地方，都造成「無人區」，——敵人稱爲「無住地帶」。在那兒，不許老百姓居住，不許去種莊稼，見房子就燒，見人就殺，見莊稼就砍，要使八路軍沒法在那兒安頓。所謂偽「滿洲國」的「國境線」的長城一帶，長五百多里，寬二十多里到五十里的地面，都屬於「無住地帶」，在敵人的地圖上是用沙漠樣的符號來標明的。

現在讓我們看看「人圈」是怎樣修起的吧。

這是遼平縣邊境的一個名叫紅果寺的「人圈」它完全是白地建起的，爲了它，五個村莊，幾百間房屋成了廢墟；爲了它，一萬二千個勞動力浪費掉了。

那是秋天，莊稼快成熟的時候，黃橙橙的穀穗，垂着它沉重的頭；高粱紅得發紫，棒子也綻裂開

來。莊稼人正忙着準備收秋，忽然狗腿子特務、警察，傳下了一道命令。凡是十五歲以上，五十歲以下的居民，不論男女，第二天一早集合，去修『部落』。

這樣一盆冷水，澆得人冷了半截，眼看着莊稼掉在地裏，眼看着一年的希望就此落空，怎能不難過？可是，特務的鞭子，警察的槍刺，沒有道理可講，莊稼人只帶着鐵鍋，扁擔、筐子，帶着一肚子的委曲去了。一路上，人們哭的哭號的號，孩子們凍的直哆嗦。

『人園』的範圍已經劃定了，這兒原來也是一片莊稼地，莊稼趕不及收起，都讓路的蹂躪，挖的挖掉了，有的扔在一邊，讓牲口吃着。人們看到，像着自己的莊稼一樣難受。在警察監工的皮鞭和斥罵之下，百多個男女老少，都忙得支應不及，搬石頭，挖泥土，打牆的打牆。沒有一雙手敢空閒一分鐘，沒有一張嘴敢隨便講一句話，要不然，一巴掌就打上臉來，一皮鞋就踢上屁股來了。

快到三十歲的顧淮南，因為他年老身體衰弱。支工遲慢，不就被警察拉出來，罰着在石頭上跪了半天嗎？警察還提高了嗓子，學着日本腔，以一做百地教訓：『你的詞皮，不好好辦事。』

還有些人是由於別的原因挨揍，比如做工時用手抹了一下凍得掛下來的鼻涕。比如規定婦女們每人一天交五十塊土坯不會够數；比如監工警察在你家吃飯有了大米白麵卻沒有雞肉；比如被看中了的女人沒有更多的順從……

直到天黑，好不容易放回家去。已經够累的了，婦女們還得忙着做飯、喂豬。大家把肚子塞飽，再趕快摸黑下地，搶着收割。要不然，就沒有時間料理莊稼，下年沒有吃的喝的了。

人們實在支持不住，腰酸痛得挺不起來的時候，才輪到炕上去休息，但一會兒天又發白，催命的

哨子就吹開了。白天工作着，眼皮常常要闔攏來，如果被警察看到，便又是一番好纏。

就這樣，沒日沒夜的操勞着，折磨着，化了兩個多月的功夫，『人圈』算是修成了。

看吧，四四方方四道圍牆，那是由遠處搬來的一塊一塊石頭壘成，是用幾百人的血汗和眼淚抹成的。牆厚三四尺，高一丈七八尺，頂上插着一排尖利多刺的酸棗枝，牆上每隔兩丈留一個槍眼，牆裏築着站合，好教老百姓日夜去守望，圍牆的四個角上，各有一個砲樓。堅固的圓形牆壁上，滿是密密的槍眼，窺視着遠方。

『人圈』有兩個門，剛好讓一個卡車通過。大的上面，有守望的崗樓，形式是長方的一樣開有許多槍眼。大門前寫着幾個大字：

『××部落』，兩邊是『建設部落，自興鄉土』或是『王道樂土』之類的標語。

先有炕，後有房

『人圈』圍起了，但裡面還是空空的，這時，特務、警察又到各村去傳達第二道命令：限本月底以前，所有居民，都得離開原來的村莊，搬進『部落』居住，誰不去燒誰的房子，決不寬容。

於是家家戶戶起了一片哭聲，一片嘆息。

別了，你辛勤開墾的土地，親手建造的家屋！雖然這兒的每一樣東西都非常熟悉，這兒寄存着一切希望和夢想，現在却不得不被逼離開了。房子拆毀，只留下幾堵殘破的牆壁，土地將荒蕪起來，樹木要被砍倒，什麼都被毀了，什麼都毀滅了，敵人卻偏偏說得好聽：『建設部落！』

成堆的人，忍着氣往「人圈」裡擠。男子們抗着柱子擔着筐子鍋子，女人抱着雞雛，抱着爛蓆片，孩子們帶着寒冷和啼喚。

部落裡的房子——那所謂新的「家」還不會蓋起，睡覺吃飯是最要緊的，那就首先打起炕來再說。但新土炕是濕的，燒着劈柴，一時蒸發出白色的水汽。夜晚，寒風嘩嘩地吹着，幾家子擠在一個炕上，還像浸在水裡一樣冰涼，因為這個「家」還沒有打牆，還沒有來得及蓋屋頂，又沒有被子沒有任何一樣擋得住寒風的東西，有時下起雨來，飄起雲來，就只得直挺挺的淋着。

慢慢的等柱子豎起，把牆打起，屋頂上胡亂蓋一層草這就算是一家了。可是，冬天土凍，沒法抹牆，直挨到第二年春天。也許你支差多，地裡忙，心裡又不願意長住這個「家」，那末房子就不知那天才蓋好了。

現在「家」一集「集」來了。讓我們作一番巡禮吧！

房子像鴿籠一樣擠緊着，那麼凌亂，那麼骯髒；人和豬和雞雛擠在一起，因為沒有院子，沒有空地；到處是糞和垃圾，是惡心的臭氣。炕上是臭虫，身上是虱子，牆上是這些小生物的血印。在這兒，繁榮的不是人，是細菌，這不是人的家，是疾病、瘟疫和死亡的家。這就是「人圈」。在人民中間暗暗流傳着一支歌。

.....

四國修牆點，外邊圍子圈。

附近的老百姓，一起往裏頭鑽。

百姓無處住，四圍搭草鋪，

七家子八家子住成一個屋。

屋子亦不大，住也住不下，

外邊下小雨，屋裡鬧蛤蟆。

名目繁多的罪犯

老百姓搬進「人圈」以後，接着來的是血腥的「大檢舉」。

天還沒有亮；成行的汽車，成隊的憲兵，就把「人圈」密不通風地圍住了。他們帶着各種毒辣的刑具，各種該死的罪名：「通匪」，「濟匪」，「窩匪」……，這是所謂「國事犯」的重罪。

一聲哨子吹起，無論你在做什麼，都得立刻放下，趕去集合，槍尖把男女老少團團圍住，然後指名點出，要你招供你是一通八路，逼你說出八路軍在那裡，逼你咬出旁人。不招的話，等着你的是各種的刑罰：起先是打，鞭子、棍子、劈柴，拿到什麼就什麼；其次是灌煤油或辣椒水；第三回，把燒得滾燙的開水往身上澆；第四回，把木炭火燒紅了鐵筷子烙；第五回呢？忽然請你吃起燒餅來，聲調也緩和了，勸誘着要你說出。好傢伙，你硬不說，那麼最後是槍斃。——自然，這次序並無一定，更不能包括所有的刑罰，這只是一個名叫徐風忠的青年人所看到過的某一回事實經過而已。

犧牲在大檢舉裡的老百姓太多了，隨便舉出幾個數目字吧：前年秋天，寬城一天被殺了七八十；李村子被抓去了八十多，殺了十五名；彭村子一氣殺了六個，山咀子一下被抓去五六十，老百姓一提起

來，都汗毛直豎說：「可了不得，汽車三天兩天來，一起早誰也跑不出去，圍住了人，也不問青黃皂白，拉出來就是毒刑拷打，頂不過刑罰的就胡說一陣，不說的就活活打死。——一個小學教員談虎色變的說：「國事犯這官司誰也打不起，一抓去不死也得脫兩層皮。」

「國事犯」之外，還有兩個特別的罪名：「經濟犯」、「密輸犯。」

「人圈」的老百姓，誰都沒有外出和買賣的自由，「人圈」和「人圈」相互間也不准來往，因此，當特務，警察看到什麼人穿上一件新衣的時候，就會追問：「你的新衣是那兒來的？是那兒來的？」看見誰家在吃點肉，就問：「這肉是那兒來的？是誰宰的豬？」而這些買賣布疋，私自宰豬的，都叫做「經濟犯」。另外，這個「人圈」裡的糧食，不準運到另一個「人圈」裡去，當然更不準運到「國境」去，要不，那就成了「密輸犯。」

「經濟犯」和「密輸犯」，僅是次於「國事犯」的罪，客氣的，把你的布疋、糧食、牲口沒收，不客氣的，就得關上半年一年，教你化費很多錢去贖出來。

靠了這些罪名，特務、警察也有了更多的敲榨、恐嚇、斂錢的機會。

一次，特務盧之本去張栓子家檢查，用刺刀尖挑開櫃子，翻到了裡面一件新衣服，就得意而又假裝着善意的說：

「啊，這可不得了，穿着新衣，日系人（這一帶稱日本人爲日系人）看見不好，還是賣給我吧。」張栓子無話可說，似乎還得謝謝特務的好意呢！於是以原價小半的價錢賣出。以後沒有穿的，又得偷偷的向特務去買布，老百姓就這麼越過越窮。

縣平縣營坊村的村長陳士林是日本副縣長的乾兒子，別人不敢販牛，他在一邊慫恿着：「去罷，

到園場縣去一趟，回來包你賺大錢，有什麼問題，我去乾爸那裡說一句，還有不成的。」

販牛的商人，趕了二十多頭牛住在陳士林家裡，正籌算着能够賺多少錢的時候，那知陳士林早去縣裡報告，一大隊「經濟特務搜查班」的人，來把所有的牛牽走，把販牛的商人押去了。

從興隆縣的「人圈」裡逃出來的徐鳳忠說：「我家的配給本掉了，出點錢請特務幫忙再補一本。一面設法買了三七斤大米拿去送禮，打發他個歡喜。那知配給本沒補來，却又出了一把事情，他說『你們大米那兒來的，這是密輸犯，還了得！我那少這點大米吃』。大米沒退還，父親卻叫押起了。於是又是香煙又是大煙，這兒送禮那兒化錢的，才把父親放了出來，我們家的三條牛，就這樣完蛋啦！」

兩 類 人

兩類人：統治者，被統治者；剝削者，被剝削者；奴役者，被奴役者。

被壓在地底裡的：是老百姓。站在老百姓頭上的傢伙，却五花八門，一層一層的數不清。

日系人，這是生死予奪的主宰。憲兵隊，也是聽到叫人發抖的名詞。「滿洲軍」——所謂「國兵」，這是一「滿洲國」的主力，全挑的青壯年，也够會嚇唬人的。警察，他們是法律和權力的代表；「討伐隊」——瘋神，「掃蕩」的先鋒隊；「部落警」——或者叫「自衛團」，這是地方武裝，他們的武器的好壞，決定於敵人的信任程度；信任的，發給大槍；七九、水聯珠、套皮；不怎麼信任的，發幾桿鳥槍、火砲、棍棒。最後，還有一種特殊的人物：特務，那穿便衣，藏着短槍的傢伙，他本身就

是法律，就是威權，見了不害怕。

縣長、村長，「部落長」——或甲長，則是另一系列的權力者。

在這些又隸主、奴隸總管、奴隸監督的一層層壓抑之下，「人圈」裡的老百姓就窒息得喘不過氣來。

老百姓的勞役，所謂「勸勞奉公」，是無盡期的，除了修「人圈」，修砲樓，修公路以外，還要修村公所、警防所、修學校、修交易場，……那些被一塊國兵「排落選的「國兵漏」，更得被送去撫順，送去東北各地，下煤窖，開鑛山，做苦工，直到把性命送在異鄉。

那些吸血者的體力也是無限的：

漢奸高過壁，四平縣動員股管勞工的，他經常到各個「人圈」去調查，誰去誰不去出工，照例是十八歲到五十五歲的出勞工，可是只要使錢，就能免去；不使錢的也許六十歲的都會派上。高過壁的派頭也真大：調查時不說別的，抱了抱棍子，先就打人，老百姓說話聲音低了，——爲着害怕他，人們特別低聲下氣——他說：『什麼？聽不到。』猛頭一棍。第二個回答時提高一點，他卻說：『我是皇子嗎？你對誰說話，這麼粗聲大氣的！』又是一棍子。請他吃飯，大米白麵是起碼的了，而他老人家，只有四個盤是不吃的，非得全席才行，他像蝗虫，到那家那家就要被一掃而光。

前年冬天，駐在大水崙的「國兵」要薪柴，老百姓從虎什哈送去，往返有一百二十里，百姓背去的旱乾柴，他竟讓你給擔水，掃院子，掃廁所，直到太陽落了，教餓着肚子回去。如果送的柴稍稱濕一點，就教你圍着那兒的廟跑，天黑了還不讓回家。當時就有一個老百姓不堪這樣的虐待，投井自殺了。

老百姓憤慨的說：「官家抓勞工還不算，連他媽的官們家管的房子也要老百姓修，什麼都抓到頭上來，就是要老婆入洞房不用老百姓。」

什麼都不給、什麼都要

敵人存偽『滿洲國』的壓榨剝削，可以用兩句話來包括：什麼都不給，什麼都要。

他們不給你好好的住着，把你『集家』到人圈裡，敵人、特務、警察，半夜三更可以隨便跑到老百姓家裡去，把丈夫孩子趕走，媳婦留下來。他們不讓你好好種地，『集家』以後，有的老百姓得跑到二三十里外去種地，每天跑去跑回，就把時間磨掉了，還能幹什麼活？就是這樣，還有許多麻煩，太陽出來，『人圈』的大門才打開，太陽落山以前，又得趕回家去，否則『人圈』的門關了，只好在地裡住一夜，受凍挨餓。如果特務到『人圈』裡檢查見你不在，就得打自衛團團長四個嘴巴，等你回去，自衛團團長再打你四個嘴巴，這不是玩笑，據說是不成文法，不打不行。如果檢查時兩個人不在，特務就打自衛團團長八個嘴巴，然後要自衛團團長再向那兩個人打還。

他們不給你們穿的，一年『配給』三四寸布，做啥也不够，原來有些舊衣服，兩年三年也穿爛了，有衣服的是怎樣呢？前面掛一道，背後掛一道，腰裡一結就算了。更多的人卻赤裸裸着，只在小肚子那兒纏一塊破碎的『腰子』，奇怪的是大熱天有人穿皮袴，且是毛貼着肉，爲的怕皮板子透汗濕壞了再買不起。沒有棉花，沒有被子，用個麻袋片蓋一下，有害病的，蓋過出了汗，另外的人又蓋，痲病就這麼傳染開來。

門，裡面兩個女人坐在炕上，又着急又羞卻的說：「別進來，別進來，我們給燒，」戰士們不願麻煩老百姓說：「不，我們自己來燒吧。」女人們還是不讓，問她們爲什麼，才知道她們一個沒有褥子穿，一個的褥子是洞穿的，所以不便開門。這三位堅強的八路戰士聽到，都眼淚地掉下淚來，沒有商量，沒有遲疑，立即把自己的襯衣褥脫下送給那兩個女人了。

某部隊第一次走經三塊石村的時候，給了一個孩子三件衣服，正好第二次又經過那裏，看到那孩子依然赤身露體的蹲在風裡，覺得很奇怪，有人開始懷疑起來，是不是他們裝腔的？後來問那孩子，才知他的父親前年在山上打柴凍死了，母親去年出外討飯也凍死了，家裡有一個哥哥一個嫂嫂，全沒有穿的，上回的三件衣服就是哥哥嫂嫂穿了，可以去打柴，幹活，戰士們聽了，又把好些衣服送給了孩子。

這類故事太多，這樣的戰士，也太多了。現在，救濟的棉衣早已大批大批的運去，這些悲慘的現象都將一去不復返了。今天土地已經解放，人民已經自由，生活將要幸福，然而這些慘痛的事蹟，這些慘痛造成的原因，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，也永遠不應該忘記的！

一九四六年二月

220
161
38

C2
A2

(1)

荷

花

溪

孫翠等 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一九四六年九月 一三〇〇〇

定價